

牺牲者



# 者 牲 犧

著 陽 魯 戈

*Buy in Chen How soo Kent  
Tan Siang Ling*

行印館書圖東亞海上

1928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出版

犧牲者

每冊定價大洋六角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翻印必究

著者 戈魯陽

發行者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分售處 各省大書店

## 書前

這本短篇的作品，是敘述作者兒童時代的性的，家庭的，社會的生活，——聞見，和親身的閱歷，僅僅是一種回憶罷了；回憶本是沒有積極的，前進的人生意義；但是一個人的思想，行爲，世界觀，人生觀的形成，他的童年時代的家庭，社會的環境一定有重大的影響。這種敘述，只算是著者自傳的第一篇序言，——他的人生舞台的序幕劇的背景罷了。

我沒有文學的修養，更沒有文學的天才；這篇作品，是我走進文學世界的一個敲門磚，成功，抑是失敗，只有讓讀者諸君給我一個裁判了。

作者。

目錄

犧牲者.....一

爐邊.....五三

三十晚上.....六五

鄉下老.....七九

義子.....八七

膏藥.....一四九

玉搬指.....一六七

饅頭.....一八七

苗沛霖造反.....一九五

## 犧牲者

方文英今年不過二十二歲，她在上海E. S. 醫學校讀書。原來E. S. 學校的學生都很愛裝飾，脚下高底鞋，頭上風流髮，身上的巴黎香水，襯着那時髦的衣服，每年的用費總是六七百塊，八九百塊。好在她們的父兄，不是買辦，就是官僚。她們雖然只說得幾句咕哩咕嚕的洋話，有時連a b c d都還不大熟練，但是外面裝得好像一位很高貴，很有才華的婦女，眼睛從來沒有平起來看過人，她們以為這便是表示她們的尊嚴。文英起初也是很自然的隨着這氾濫無涯的潮流過着這樣的生活。田夫樂和她結識不過一個多月，兩人的感情很好，他在上海避亂著書的時候，她時常來和他談心，慰他的寂寞；文英的態度也一天一天地不同了，裝飾也一天一天地不同了，每次來時，兩人的手總是

緊緊地互握着，臉緊緊地相偎着。田夫樂有時撫摩她那披下來的頭髮，她忽然好像有了感觸似的，臉上現出鬱鬱不樂的顏色，田夫樂以爲她是愛她的頭髮，恐怕她不喜歡他用手把牠攪亂，連忙把手縮回來。

「不是！」她懶懶地笑微微地仰着臉看着他。

「不是？爲什麼你這樣地不快活，莫非是我……？」

田夫樂抱着她的

頸子吻了一吻。

文英又忽然地把頸子一挺，笑迷迷地問道：「我近來覺得從前的生活實在太無聊了，從前穿的那些衣服，現在我見他就厭煩了；從前那樣的鞋子，十幾塊錢一雙的，現在我也看不上眼了，丟了；從前那些朋友，同學，今天晚上到奧地安戲院，愛普羅戲院去看電影，明天到永安先施去吃大菜，後天到天發祥老九章去買衣料的密斯張咧，密斯王咧，現在我簡直討厭她們，她們也討厭我了，大



家見面，好像陌生的路人似的了。」她並且用手扯着頭髮，「你看！就是牠從前每天要費我多少時間，花我多少錢，現在呢，媽媽糊糊，天天早上起來，梳一梳，挽起來就是。」又扯一扯她身上的藍布大衫，「這件衣服還是在北京做的，在上海平常誰穿牠？現在反覺得牠很合適，雖然到學校去，她們眼睛一齊都斜視着我，冷笑我，現出那輕視和驚怪的樣子：她現在家裏莫非窮了麼？莫非她哥子在北京的官丟了麼？其實哥子丟了官，家裏窮了，也不打緊，索性拋却那一切的勞什子，做一個清涼自在的人，到也爽快！所以從前每天到學校裏，總覺得熱熱鬧鬧的高興，現在到了學校，見了她們，我倒反覺得十分枯寂起來，下了課總是一個人抱着書包跑到花園裏的柳陰底下，呆呆地在那默坐；有些同學跑來嘲笑我，我也只冷靜靜地望着她們。走到先施，永安門口，頭也不擡，跑過去了，有人說，「人到反常，一定不好，」你覺得怎樣？」她連忙又接着道：

「倒也奇怪！她們那樣熱烘，我反討厭；你這樣冷靜，孤傲，我反覺得見了你鬚髯坐在一盆熊熊地爐火旁邊似的，周身都覺得溫暖，心靈上也感到無上的安慰，真正奇怪！你覺得怎樣？」

田夫樂心中吃了一驚，望着她的臉答道：「這是你的生活起了變化；是的，你的人生觀起了變化。」

「是的；但是你曉得什麼緣故呢？」她撫弄着他的手。

「我……我不曉得！」他答道。

文英緊緊地握着夫樂的手嘆了一口氣道：「不知道怎地，我們自從認識以後，我簡直變了。母親，你曉得她多麼驕慣我！但我覺得她從前的愛我，都是害我的；任我穿，任我吃，任我浪費，任我荒廢學業；所以進了學校好幾年，可以說什麼也沒學着，除了奢侈浮華以外，假使我不遇着你，我還是在鼓裏蹬着人

情世故怎麼樣？世界是什麼一會事？社會究竟是什麼東西？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真是黑夜裏走路，對面見不到人！現在呢，心中大大的不同了，轉恨我母親不該那樣地放縱我！

田夫樂安慰她道：「這倒不必！因為她也是那樣地過來的，你是她的愛女，當然她也教你仍舊照她以前的生活過去；這都不是故意的，都是社會上根深蒂固久已養成的習慣，風俗，禮教四方八面地逼着她，不能不如是，不得不如是……」

文英把頭一昂，現出驚愕的樣子，「怎麼！你的見解，都與別人不同。我平常聽人家談到家庭問題，尤其是婚姻問題，總是罵他們的父母，妻子或丈夫，說他怎樣怎樣地不好，所以要脫離家庭關係，要離婚；你不是主張改造家族制度，家庭組織，提倡自由戀愛最早而且最力的麼？爲什麼也說這樣不可捉摸

的話呢？」

田夫樂輕輕地道：「不是這麼說。」

方文英道：「怎麼說？怎麼說？」用力地搖着他的手，並拿他的手，輕輕

地打着她的臉。

田夫樂說：「提倡，主張並且實行家庭改造，戀愛自由，自然是因為家庭和婚姻制度不適宜於現代的人生，你我大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對於這舊式家庭，舊式婚姻的觀察點，彼此或不能完全一致。譬如……」

方文英搶着說道：「你既主張自由戀愛，對於家族和婚姻制度的觀念又和我不同，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田夫樂道：「不是這麼說；譬如我看到舊式的家庭非要改造不可，但是我又同時看到這舊式家庭改造的原因是整個的社會組織經濟組織的根本問

題，並不是那一個人，那一個家庭好壞的問題。從前我也很愚蠢地這樣想，簡單地這樣想，所以一提到我的家庭，便算惱了我了，好似頭腦子裏滴上醋似的；一提到我的老婆，我就怨氣冲天，好像看見不共戴天的仇敵一樣。現在却不然了……」

方文英聽到這裏，把手推開了他，帶着質問的口氣大聲的說道：「難道你現在還愛你的老婆嗎？你愛你的老婆，自然我不能反對，而且絕對地贊成，不過你不該欺騙我！前次你不是對我說，你要和她離婚，並且同……？爲什麼你現在又這樣地說？唉！你們男子真是靠不住！」說着便躺在那沙發椅上，伏在那兒哭了。

田夫樂嚇得不得了，連忙跑到文英跟前，拉着她的手道：「這是怎麼着！這是怎麼着！」文英哭着道：「今天你非把你的理由——對於你的夫人的理由

——詳詳細細地告訴我；不然，你便對不起我。」

夫樂嘆道：『家家彌陀佛，處處觀世音，我的家庭和婚姻的情形，老實說和姓張的，姓趙的，姓錢的……姓什麼的……是一樣的，又有什麼說頭？不過我也有我的說法，本來這種事說來也長，又不願意說了，引起我那兒童時的悲哀的心情，但是今天爲了解釋你的疑慮，消除你的煩悶起見，痛痛快快地把我的一段婚姻史告訴你罷。不過我對你有三個要求。』

方文英道：『你說！你說！』

『第一，你馬上起來，坐在這兒好好地聽我講，不要做那無益之悲；第二，我要好好地親一個甜蜜的嘴；第三，你好好地叫我一句：「我的心肝！」』

『撲斥』地一笑，她便起來拉夫樂坐在她的身邊，率性把頭投在他的膝

上：『說罷！說罷！』

「好！你就聽我說，可是我還有個要求。」

「什麼！又來了！好罷，什麼要求我也答應你。」

「讓我吃一杯那瓶裏的白蘭地，壯壯胆子，那還有半瓶咧！」

「怎麼了！你又不吃酒，今天又怪我；可是我的好夫樂，今天不要吃罷，

你吃了不受用，何苦呢？好不好！」

「不行！不行！不然我就不說了！」

「好！好！吃半杯罷，來，我給你斟好。」

她給他斟好了酒，他就一飲而盡，便開始說了：

「文英，你沒看見我那首題某畫家美人圖的一絕的末兩句麼：

十五年來無好夢，

而今疎散鬢成絲！」

『看見的，看見的。』

『不是你還問我爲什麼娶了親十五年，孩子已經生了幾個，連一場好夢也沒有作過？我那時因爲我們初次相識，不願把這三十年前我一生引爲無可挽回的恨事唐突了你，使你平白地添了一些憂思，所以終是笑而不答。你不看我現在的頭髮已經星星地白了，牙齒也脫落了許多，臉上或許也現出了一些頹唐的氣色，身體也且有些就衰的徵兆，雖然，我的興趣也還好，意志也還強，並沒有自暴自棄的念頭，問題就在這裏了，你聽着罷！親愛的文英！』

鬚髯有點醉意了！他的神氣越發興奮起了！咳嗽了幾聲，又看看文英的臉，只聽他那很沉痛的聲音忽而低了下去，好似月夜秋葉，落於平沙，忽而響亮起來，又好似春雷乍動，轟轟地震天價的響：

『我們T鎮也是和本省（安徽）別的地方一樣，無論什麼人家，一生了



孩子，就要忙着，男的替他訂老丈人家，女的給她說婆家，或是說，訂新媳婦子，招新女婿，反正都是一樣。這種事情，尤其是女太太們鬧得凶；她們差不多終日就以此爲事。或是王太太對李太太說，「呀！張家大小姐，又賢慧，又伶俐，又漂亮，那對小脚，真是三寸金蓮，走動都要兩個僕女攙着，風擺柳似的窈窕。那雙雪藕般白的玉手，你曉得多麼可愛！而且學了一肚子的文才，聽說列女傳咧，金剛經咧，孝經咧和孟子，大學，中庸都背得滾瓜溜熟；至於再生緣哪，十美圖哪，說岳哪，更不用說了。」或是劉四嫂對王老太道：「新碼頭邵家那個姑娘，一手好針線，連吊皮襖，做綢緞衣服都是刮刮叫的；上廚房做菜，又是好手。並且三門四戶都不出，你曉得多麼規矩！」或是馬大奶奶對着姚二奶奶說道：「黎家行裏的小三子，還沒有親事。那孩子怪好，方面大耳，又是獨子，他老子，娘疼得要命，那一分家業，還不是他一個承受？要是那家姑娘說給他做媳婦

子，真是享不盡的福氣！」或是石掌櫃的向孫老板說，「你家大少，已經訂老丈人沒有？這末大了。」孫老板道：「前天鄉裏黃家園子，已經有人來說，說是黃鄉董家的千金。」問他爲什麼要和我們結親，說是一來要在鎮上結門親，沒事好上城走動走動；二來是黃鄉董夫妻兩個，極愛他這位千金，一定要給她在鎮上擇個婆家，找一個文雅有才學的女婿。」石掌櫃的連忙插嘴道：「好極了，好極了。真是門當戶對。」孫老板自己也覺得很幸福地很驕傲地說道：「他的意思很誠。」

文英聽了，禁不住地哈哈大笑，「真有趣！真有趣！那有這些事，只怕是你謔的罷？你們會作文章的人，最會編排我們女子，我們女子真被你們編排死了。」

田夫樂搖搖頭，微微地一笑，接着說道：「若是孩子大了，還沒訂親事，或是

還沒有婆家，這一定是被人家看不起，或者是因為沒有家教。這樣如何在鐘上撐起門戶？所以男女孩子們，在他們還渾渾噩噩，不知人間有男女關係，就是說還不知道有那件事的時候，（文英向他一笑，又輕輕地打了他一下，）他們那些仁慈的父母，已經把他們的終身的命運代為鑄定；有的時候，交情厚了，或是親戚關係太密切了，甚至於搖籃擇配，指腹為婚。這都是他們做父母的天經地義的權利；他們自認却是義務，又誰敢說個「不」字？」

文英嘆了一聲，噓了一口氣。夫樂望望她，才曉得她的眼圈兒已經紅了。鬚髯她的身世和她說不出的痛苦，通統被他說出來了，引起了她的心靈上的悲哀，刺激了心靈上的巨大的創痛。田夫樂懊悔得不得了，為什麼要嘮叨這些費話，致觸動了人家的心事？搖搖文英的手，又用力地握她一下：

「不說了罷！不說了罷！」

「說呵！說呵！」她用手帕拭拭她那已爲淚珠濕透的眼睛。

「說了，徒然使你發悶，何必呢？」

「說呀！我聽了很有趣！」

「現在才入正文咧，」田夫樂把身子一晃，重新振作着精神說道：「我的父親，原來是一個私塾的教習。論我們的家世，是算得T鎮上一個老戶人家，元明兩朝以來，也曾擁有很多的田產。三十年前，雖然中落，却是本鎮上崇拜世家的觀念還很厲害，又加上許多官鹽行都是至親，門第是數得着的。父親考了多少考沒進學，但是爲人極講道理，極尊重科名的。母親是一位極有志氣的人。我是第一胎，乳名叫「福兒」。所以他們都十二分地鍾愛我，教我讀書，望我成名；我小時却也聰明俊秀，書已讀得不少，寫得一筆好字，又不逃學。母親管教得嚴，大門都不許出去。他們平常有一個熱烈而誠懇的希望，要替

我找一個美貌而賢慧的媳婦，對於來說媒的，十八九不合意，所以一直到十歲，我還沒有訂婚。親戚們都譏諷我的母親。

「你搬着什麼？爲什麼這樣地檢？難道合鎮上都沒有一個姑娘是你中意的麼？婚姻好醜是命裏帶就的；任你檢來檢去，若該怎麼樣還是怎麼樣。」

「母親常常一笑置之。她的見解到有些特別；她說：『男孩子們又不是姑娘，怕大了行不掉婆家；只要俺孩子有了本領，難道還怕找不着好媳婦不會？就是本鎮上找不着，還有外處咧。』慢慢地留心着，急什麼？」所以任你怎樣熱心的媒婆，總是打動不了她的心……」

文英欠伸想說話又沒有說出來，她的態度却確實表示贊成夫樂的母親的主張，又好像表示一種追悔無及和揣測不定的心思：『可惜田夫樂他的母

親沒看見我，——我糊塗了，那時我不過才出世；假使田夫樂的父母不主張和曹家訂婚，豈不是不會發生這一段婚姻痛史嗎？假使我和他那時已訂了婚，現在不知道怎樣？也許……」他看看她的臉，點點頭，表示他已了解她的心思，怎麼樣呢？又有什麼法子呢？口渴了，叫阿黃泡了一壺龍井，倒了一杯送給文英，他自己接了一杯，喝了幾口，潤潤嗓子又說：

「虞德鄰的母親，是我們的老鄰家，胡老丈的女兒，二十多歲嫁給虞家，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她從小就在我們家裏跑，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祖母叫她胡大姑娘，全家都跟着叫她胡大姑娘，我們叫她胡大姑或胡大娘。她那個身個兒比我還要高一頭，胖得和北頭肉案子上王屠戶差不多，她的腰你一個抱不過來，臉上却不甚凶惡，小鼻子，凹眼睛，蝦蟆嘴，腮旁的肉鼓起來，油光光的，這或者是證明她吃了人家的謝媒酒已經不少。她那張油嘴，實在會

說。比如你是個女子，任你是豬八戒的，二大娘也罷，醜八怪也罷，她一定能以把你說得昭君娘娘，鶯鶯小姐一樣的美貌；要是男子呢，任憑你是瞎子，跛子，她也能把你說得是潘安般貌，宋玉般情，她那翻雲覆雨，買空賣空的本領，真比現在一般政客和吃革命飯的混子還要高明，而且她那一種水磨的工夫，更是人所不能及的。怎樣叫做水磨的工夫呢？」

文英恨不得把她拿來打殺了她，假使胡大姑娘是在此地的話。『這個婆娘，真正可惡！她現在還活着麼？』夫樂乾了手中的那碗茶，搖搖頭，又繼續說道：

『她要來給人說媒時，你若是不理她，她並不生氣，總是笑着臉兒來去；一次不理，兩次不理，三次必定要到你理了她，理了她不算，還要答應她，結下這門親事。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必到貼子過下，禮書過了，請過客，謝

過媒，才算了事。這就叫做水磨的工夫。俗話說得好，「鋼樑磨成繡花針，功到自然成。」就是這個意思。「說成一個媒，要加多十年陽壽。」她常常笑着對人說。

文英聽得出神道：「她怎樣給你說媒呢？」

夫樂說：「曹虛亭是個很高明而且慷慨好義的醫生，所以他雖不是本鎮的大戶人家，地方上親友也着實尊敬他；他又寫得一筆好字，幾筆蘭草，畫得也還不差，圍棋是世傳，崑曲笛子都很高明，因此交遊也就很廣；他到人家診病，向不拿架子；門戶好的請，他就坐轎子，家道貧寒的請呢，他就把轎子放在老遠的，自己步行了去，無論冬夏都是這樣。曹先生和我父親是盟兄弟，就是俗說的把弟兄；老曹先生，曹先生的父親，又和我的祖父是幾十年的酒友棋友；我們兩姓可算得兩輩子的通家往來。曹府上有紅白大典的事，我們姓田的男丁齊



到那兒幫忙；我們家中有了婚喪大故，曹府上的男丁也都齊扎扎地跑來相幫，有時內眷也往來。曹先生只要聽見我家大人小孩，傷風頭痛，不待着請就來了。曾記得那年我母親病虛癆，鎮上有名的醫生通統不願開方子了，只有曹先生一個，還是盡心竭力地，一方面帮着去看衣衾棺槨，一方面忙着開方子，親自到店裏去拾藥；拾了來，又親自照應着煎，照應着服，也就可想而知我們的交情了……」

文英聽到這裏，似有所感動，眼淚差不多要來了。夫樂停了一停又道：

「曹先生最喜歡我，每到我家，必定把我拉到面前，問這問那，我那時字也寫得看得，書也讀得很熟，他已中了意。有一天他和父親談心，提到兒女婚嫁問題，他很爽快，簡直當面說出了：「你我兩輩至好，做個親家罷。夫樂十歲，我家小僮姑七歲，正好配一對，你看怎樣？」那是再好沒有的了。」父親說，「不

過這是他們母親的事，應當問問他們的母親，我們兩個有什麼商量不來的？」父親就把這個話告訴母親；母親說不行：「他家二姑娘我看過的，臉上有一塊黑痣，而且是屬虎的；俺家土素屬豬，女家一定尅夫，使不得……」話還沒落音，胡大姑娘從大門外一路兒笑進來了；她自言自語地道：

「來了！來了！無事不登三寶殿，來一定是有事的，而且是要緊的事，不然，我那有一點閑工夫來走人家？」

「一眼看到我，她就拍着巴掌亂說：『大學生真縹緲？也不知那家姑娘有福招去做女婿！』大話連天地帶講帶笑一脚踏進了堂屋。母親接着她，她又哈哈地笑道：『大嫂子，你真有福！你家大學生多溫存，多規矩，又聰明，又渾厚；但是這麼大了，爲什麼還不給他訂新媳婦？我倒說，大嫂子，你的眼界不要太高了；太高了，上那裏去檢呢？』母親順口敷衍她一句：『誰檢呢？』只是

我們寒士家裏，那有想到我們的呢？」胡大姑娘冷笑一聲：「未必罷！假使今天有人想到你府上，你願意答應麼？」母親聽她的話裏有話，就改了腔口，很鄭重地說：「你太高抬我們了；有人竟想到我們寒士家裏，倒也難得；我們還有什麼檢頭？不過這是他們小孩子們的終身大事，無論如何，要平頭正面，像個人家，而且八字沒有看見，如何敢隨便答話？就是八字，相貌，門第都好，還要看女孩子的性情怎樣……」

「話還沒完，胡大姑娘就搶着說道：『人家當然是門當戶對，說出來包你沒話講，你們是什麼人家呢？女孩子不要講，生得一副俊俏俏的臉蛋子，杏眼桃腮，糯米牙，黑壓壓的頭髮，不高不矮的身材，穿起衣裳來，真是風擺柳似的，簡直天仙臨凡，不是抬舉她的話，真是闔鎮上少有。』這位姑娘不但長的好，」忽然把兩隻胖巴掌使力一打，「拍」的一聲，又把兩個肩膀高高地一聳，母親嚇

得一輪，「噯！怪可憐的，天天早上一早起來，就跑到她父母面前，規規矩矩叫一聲，『伯伯！大媽！』晚上臨睡覺的時候，又規規矩矩到她父母面前，叫一聲。一舉一動，都要看她伯伯大媽的臉色。有一回我到她家去，她老遠就跑了來，喊道：『胡大姑！胡大姑！』又伸出她那雪白而柔軟的小手給我拉着，真正把我喜歡死了……」

「母親默默地兩眼望着她在那兒出神，心裏已經有幾分不相信，不過總不願意怠慢了她。她說一回看看母親，好像送一個顏色，母親也點點頭，做一種得意的樣子去答復她。後來她又高聲說道：『大嫂子！像這樣的性情，相貌，該如你的意罷？我想你再檢好的也檢不到了！』母親輕輕地答道：『像你說這樣天仙似的美貌賢慧的小姐，真是金枝玉葉，我們這種小戶人家，怎樣能以承受得住？我這樣一個無條無道的婆娘，又怎樣能做她的婆婆？不敢

當，不敢當。」

「她看我母親話說得太謙恭了，恐怕有點靠不住，又把身子一晃，頓一歪，

哈哈地一笑：「這是那裏話！」

田大奶奶！

田大嫂子！

你聽我說，我向來是不

輕於說媒的，而且必定他請着我，我還要看兩家究竟相稱不相稱；不稱，我就謝了；我以爲稱了，而且都是體面人家，這才出來走動。大嫂子，今天來到你家，

不是我自出心裁，要想吃這桌海參席，實在是人家看中了你家的大少，大學生，出心出意地托我來說這門親事。」

母親眼望着天，因爲聽她這一套的言語，好像背得透熟，老早就使用慣了似的，不犯想地衝口而出，心裏有點不耐煩，想把她的話頭打斷，就攔住說道：「胡大姐，你說了半天，這個女孩子怎樣好，怎樣賢慧，門第怎樣相稱，怎樣他看中俺家的孩子，怎樣托你說這門親事，我都十分相信；不過你曉得的，兒女婚姻大事，我一個不能做主，外面有他伯伯，上頭還有

爹爹，奶奶，請你告訴我，

一，究竟是那家？

二，他家有幾位姑娘，你說的是第幾位？

三，她的八字怎樣？

你把這三件告訴我，等他伯伯回來，我好告訴他，稟明老爹爹，老奶奶。他們都商量好了，然後去合八字；八字合好了，才回你的話。」

「胡大姑娘重新振起精神來，曉得這快到了決定她的成功或失敗的時候，心裏有點恐懼，却又恐怕母親看見，故做那特別鎮靜的樣子，偷偷地喘了一口氣道：「你道這是那家？說起來，你真要吃一驚。他是全鎮上大大有名的人，誰人不奉承他，而且走動起來，總是轎子，三府老爺督銷局子總辦的命根子都操在他和他的同夥一班人手裏，這樣的人家和你們府上不是門當戶對

對麼？

「母親急了，問道：『到底是那家？』」

「她又絮絮叨叨地道：『這家和你們府上是極有關係的，而且和你家大爺，老爹爹都是幾代的相好，呵！我說，大嫂子，你想，這多麼相宜？』」

「母親聽了更莫明其妙：我從來沒聽他伯伯說過，也沒聽老爹爹老奶奶說過有這樣的個朋友，而且我們全鎮上都是一些見了衙門就害怕，見了官就磕頭的人，至於那些紳士太爺無非是借着扛口袋，（一）走黑路的機會，到大局子和三府衙門的號房裏，最體面的到稿案上，或文武巡捕房裏去作作揖，打打恭，出來便趾高氣揚的一些貨色，那有這樣一個人能操他們官家的生死之權？胡大姑娘真是滿嘴胡謔！因此鄭重的說道：『胡大姐！你不要說這些佩瓜葫子，（二）我問你，這個人究竟是誰？你告訴我就得了。』」

「她布達布達嘴，母親忽然想起來了：「噯呀！你看，客來了半天，講了一大泡子話，舌頭都乾了，我却忘記敬茶，真是對不起！」母親一面說，一面倒了一杯茶送到胡大姑娘面前，「噯唷！噯唷！不客氣，那裏話！」她站起來用她那一雙肥胖的竹竿節子的手接了過去，茶却剛好，溫溫的合口，她就一氣喝乾，把頭一低，嗓子望下一咽，又抬起頭來道：「此人大大的有名，又和你府上極相好，難道大嫂子你不曉得麼？難道你不曉得麼？大嫂子！」

「「噯！這也奇怪！胡大姐，你糊塗了麼？此人是誰，擺在你肚子裏，我又不是張天師，怎樣未來先知？我又不是孫悟空，搖身一變，變一個小蠛蠓蟲，落到你的茶裏；」望着她的茶杯，又道：「順便鑽到你肚子去，會看得見！」母親含嘲帶笑地說道。胡大姑娘知道她說錯了，把臉一紅道：「大嫂子，不要取笑，說媒的總想把這門親事做成功，說話不覺得絮絮叨叨，你不要見怪！」母親



道：「話又說遠了！胡大姐，現在別的話都不要說罷，簡單地告訴我他到底是誰？」「他的店在三元口子，坐西朝東，金字招牌，豎到霧天雲裏……」她得意似的說道。「究竟是什麼生意？」母親這樣地問道。「藥店！藥店！在我們鎮上頂刮刮的藥店，頭一家，那每天早上一起床，就有幾十號看病的，門口，客堂裏都擁擠不開……」「是不是三元口子南邊的麼？」太昌錢店對門人壽堂？」母親有點不耐煩了，然而還是忍耐着。「是的呀！是的呀！」胡大姑娘左一把，右一把抹她頭上的汗。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胡大姐！」母親掉過頭來望着我笑道，

「士素！你可聽了？你曹大伯要招你做女婿咧！」我把兩手蒙着臉！

「那末第二件呢？」曹大先生有三位姑娘，你來說的是那一位？我的大姐！你快一點直截了當地說罷，免得我着急。」母親催促她。

「曹先生的大姑娘，名叫大僊姑，比你家大學生大兩歲，屬雞的，今年十二歲了；二姑娘名叫小僊姑，比你家大學生小三歲，屬虎的，今年七歲了；還有三姑娘屬龍的，小你家大學生五歲……」

「胡大姑娘！胡大姐！你不要說罷！我都明白了！」母親攔住她的話頭，「你說的是他家的二姑娘，臉上有一個黑痣的是不是？年紀也輕，身材品貌都很好，性情我也久仰，配俺家的孩子，還有什麼話說？而且曹先生又是世交；不過我們總要看看八字；前天他伯伯已經把這位姑娘的八字打聽到，送給謝先生去看去了，還沒批回來；一邊批回，合與不合，我馬上就給你信。」

「胡大姑娘聽說曹二姑娘的八字已經被父親送去看去了，不覺大驚；以為一定曹家不完全相信她，她不能專利了，很頹喪而且懊惱地道：『我不是想來說這個媒，確實曹廬亭，曹大先生前天特地坐着轎子到我家去托我，請我出

來成全你們兩家的美事；我也因為你們府上和曹府上是世交，再加上一門親，從此不格外親密了麼？」

「阿！阿！」父親從外面進來，張着兩個眼睛，四處一望，對着母親，鬍鬚招呼客人似的，點點頭，很謙虛地道，「來了！坐！坐！」

「客在這裏，」母親指着胡大姑娘笑道，「那不是胡大姐，來了半天了。」

「好！好！好！好！」父親點着頭。

「胡大姐來不是為別的事，還是為的前天說的那門親事，我們不要說了，就是老爹爹，老奶奶，也是歡喜不迭。那天你不是把他家二姑娘的八字送去了嗎？」母親恐怕伯伯說出叉子，連忙的道，「只要八字可以，將就便定了，先完了我們一樁心事。」

「好！好！好！好！」胡大姐，只要八字可以，一定就依了你，我們也完了——

椿心事。」父親這樣跟着母親的話音說道。

「太陽已偏西了，廳前的樹上已漸漸聚了幾個暮鴉，在那「家！家！家！」地唱牠們的晚歌，就是表示牠們一天對於生活的工作已經完畢，該開始享牠們的安逸的幸福了。」胡大姑娘向外一看，猛然覺悟似地道：「阿呀！你看坐了一大半天，天已黑了！話就這麼說，過兩天我來討回信；我總希望你們兩家做成這一件美事，我不過討個喜酒吃，有什麼呢？」

「那個自然！」父親母親送她出去。

「母親進了廳屋，吁了一口長氣，一下坐在椅子上，父親也跟着進來。

「這位胡大姐真有精神！吃罷午飯來的，一直坐到日頭偏西！我的精神實在不濟了！兒女是你的，我不能當家，你看究竟怎樣？」母親抱着一隻煙袋在手裏，歪着頭向他說道。

「人家到相宜；不過那孩子是屬虎的，士素是屬豬的，這是第一件我心中不大願意；而且她臉一塊黑癍，這是第二件我不大願意。」父親閉着眼睛很疲倦似的答道。

「那都不講，還有一件……」母親說了一半，忽而又停止道，「夠了，夠了，我的心思完全和你一樣。」回頭看看我，她又很憂慮地教訓我，「看你的運氣罷！我們盡心焉而已，將來給你訂了媳婦以後，是娘娘？是爺爺？誰也沒有把握！老子娘也不能跟你一輩子，那就全靠你自家了！」我當時只知道怕醜，就不曉得問我母親，「既是說全靠我自家，爲什麼不讓我自家作主？」

「第二天胡大姑娘來了；這一次來，她却變了一個樣子了，喜笑顏開也還是和先前一樣，不過不像那樣大話喧天，而且言語也少些了；母親接她進來，端茶讓坐。她坐在那兒，又想開口，又不敢開口；因爲這一開口，一回答，事情就見

分曉，見了分曉之後，成功了，好；不成功，實在難以爲情，白費唇舌，枉花工夫。我也做了十好幾家的媒人了，大概一說就成，就憑我這一張嘴，任你是天王爺，我也會說得你相信；從來沒有遇見過這位田大爺，尤其是奶奶，她聽了我許多的話，費盡氣力的話，簡直毫不爲我所動；我這次恐怕要失敗了。不知怎地，她雖一句話不說，但是只要她深沉而明亮的眼光對我一望，怪難爲情。但是來了，能白白地回去嗎？我胡大姑娘道行還在，鼓着勇氣說道：「大嫂子，我今天來討回話了。昨天我到曹大先生家裏去，據曹先生說男女八字是很合的，但不知你們請人看的怎樣？當然也是一樣的了。」

「照着我們兩家的交情，曹府上的家教，曹二姑的人品，相貌，年齡都十分相稱，老實說，俺孩子還向那里去找呢？不過有一樁，兩人的八字是要緊的；若是先天便帶來了不能配合的命兒，這是老天爺造就的，你又有什麼法？」胡

大姐，這是我前天已經告訴過你的。真是天不從人願，可巧兩個小八字不合，而且不合的很，犯了幾道衝；他家二姑娘又是屬虎的，俺家的土素是屬豬的，這樣虎吃豬，如何能配得好？胡大姐你是明白人，是不是呢？」

「她把身子向後一靠，慢慢地抽了一口氣，眼望着房子上的橫樑當中的吊燈，又轉過頭來看見牆壁上的字畫，登時都變了顏色，並且在那兒亂動，她的耳邊聽着一些聲音，好像嘲笑她的失敗的樣子；那西落的太陽閃閃的紅光在那坐的椅子，茶几，和桌子面前發抖，雖然是這陽光很熱的曬着人，但是已經覺着漸漸有了黃昏將來，暮景蒼涼的神景。但她極力鎮靜，要表現她對於這次的失敗並不灰心，復把身子坐好，端過茶杯來，想借此定一下神，然後再說話；一看茶杯裏晃晃蕩蕩的當中，出來一個人，又青又紫的臉，披散着頭髮，兩個凶殺憤怒的眼睛，惡狠狠地望望她；她把眼光移到別處去了；忽然碰到母親的臉，兩

人的眼光成一個直線，看見母親眼睛裏頭，也有一個可怕的東西；低下頭來，看着茶杯，裏面又出來一個人的臉面，灰殘殘的，皺着低低的眉毛，眼睛裏現出灰白的外圈，當中的珠子黑不黑，黃不黃的，一點光彩都沒有，仿佛像臨死的人的面孔一樣！沒有法，想閉上眼睛；又想起一樁事情，抬頭一看，只見母親凝着神看她，忽而把頭扭轉了方向，又叫聲老孔：「望望茶壺裏還有開茶沒有？爐子上有開水，去泡一壺罷！來客，怎麼不曉得看看！」

「阿」咳了幾聲，「哼哼」接連又是幾聲，從外面慢慢地來了；胡大姑娘恐懼極了，這該是什麼人嘲笑的聲音罷！「來了！哼！」一個六十歲上下的老婆子躡進來了！眼水接連着滾下來，才忙着去拭，忽而又慌着去抹鼻涕，臉上的皺紋起了波浪，簡直和老貌的臉差不多，兩旁的顴骨撐起了瘦皮，又凹了下去，現出兩個渦。



「曹家二姑娘臉上的黑癍點，」大姑娘的瓜子臉，「屬虎的，」屬豬的，「豬怕老虎，」老虎張着嘴要來吃豬，「她的思想又轉了方向，」那末，豬怕老虎，豬是亥年生，虎是寅年生，辰年生的屬龍也要怕了，巳年生的屬蛇也要怕了，戌年生的屬犬，犬雞不比老虎，龍，蛇那樣厲害，但是發起威來，汪汪的嗥，豬也是支不住的。這樣一來，子年生的鼠，丑年生的牛，卯年生的兔，午年生的馬，未年生的羊，申年，呵，申年生的猴子，豬也不是他的對手，只怕是也不能夠配合了，那末又少了一個，酉年生的鷄……結果只有……」

「胡大姑奶奶！你手裏的茶給我換一杯開的來罷！」一種破窰似的聲音從耳邊襲了來，老孔駝着背，用她的粗而可怕的手，把她手中的杯子接了過去，胡大姑娘一嚇，精神似乎新鮮些了。老孔端過新鮮茶來，喝了兩口，才慢慢地振作起來，恢復從前的勇氣，把肩一聳，身子一挺，意思好像說，不要緊，失敗

了，再來。

「胡大姐，這也沒法，總怪我的意思不誠，不過這也是五百年前注定的。該是夫妻，管教你『千里姻緣一線牽』，不該是夫妻，眼對眼還看不見，這是沒法的事！」母親安慰她道。

「好！既是這樣，我也不坐了，曹先生還在那裏候回信來。」她覺着再坐也沒意思了，立起身來，告了辭，訕訕地去了。去的時候母親還說，「只要有相宜的，胡大姑，還要你替俺家士素留意咧！」

「阿！阿！阿！」她答應着去了。

「我那時雖然不大了解，爲什麼男孩子一定要有一個女孩子做對，假使做了對了，我又應當怎樣做呢，想來也不覺得有什麼成功與失敗的躊躇，因爲這些思想，在我的腦筋上不大停留的，縱然有，也只是些「黑癍」，「八字」，

「屬豬的」「屬虎的」「曹大先生」和胡大姑娘的笑臉等等片段的，零碎的印象罷了。不過聽她們談論起來，總有點害羞，最好不再看見胡大姑娘那個臃腫的面孔，那副油嘴！母親父親都不願意把這種事在我面前多提起，我也就把這種印象漸漸地忘掉了！父親天天在家裏教書，有時要到大關上去幫祖父的忙，因為那時他已六十多歲，精神確有些來不及了，時時須要父親去替他算賬，經理款項，母親在家做針線，燒鍋煮飯，洗衣，打掃，除了老孔的工作以外，都是她一力支持；所以他們終日忙個不了，而且母親時常說，男孩子們怕什麼？長大了，有了本領，還怕沒有美貌的媳婦子？因此對於我的親事也就不很大急切，他們更不把這件事挂到嘴上。那時我家的境况只是僅足敷衍，若果急於托人給我找親事，又恐怕人家量我們，母親的心細，簡直平常一字也不提。有人談到，她只用一句簡單話回答：「孩子小着咧，慌什麼呢？」

『有一天我們正在書房念書；忽然地大門響起來了，我心裏一動，看看別的同學。那時我們同學的有一個共同的希望：書房多來客；因為一來客，先生就發命令，停止念書，我們就無形放假，好像監牢的犯人，每天放出獄三十分鐘，呼吸新鮮空氣的那樣快樂。後來弄成習慣，只要客一到，不待先生發命令，我們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彼此會意，或是咳嗽一聲，使憂的一聲，自動地停止念書。所以每聽見有人打門，大大小小都喜形於色，幾十道眼光都炯炯地直注到門口，表示他們的新生命又要來了，大家爭着去開門。那天我跑的快，首先奔出書房門，心裏想着客人來了，那個去泡茶，我叫他趁着機會買點綠豆糕來吃，快活極了。一開門，我覺得臉上一熱，折回頭就跑回書房，大家看着我，又看看門口，又看看我，都露出很驚奇而失望的樣子：「咦！客呢？客呢？」我也不敢看他們，只是低着頭念書。父親問我那一個，我臉上又熱起來，也不說什麼？

「伯伯！伯伯！大媽叫你咧，來客了。」只見小弟弟小蓮子站在門口  
口吆呵。

「什麼事？阿阿！來客了？我就來。」伯伯站起來便走出書房門  
到堂屋去了。

「同學的馬上蠶子似的「噲」的一聲反了起來，小三子當先跑下位來，  
頭向外一張，呼呼地到我面前：「喂，你家裏來了那個女客？」大馬子，小驢子，  
雙喜子，哦，都跑來了，齊聲喊道：「什麼客？什麼客？」我的臉一陣一陣的發  
熱，只是伏在桌子上，沒奈何地說：「我不知道什麼客。」

「「咦！不是你開的門嗎？不知道什麼客！這也怪咧！」大馬子喊  
道。

「「哼！我曉得了，」小驢子把雙手一拍喊道，「莫不是來給你說花媳

婦子的紅人罷？」

「這個也說『是的』，那個也說『是的』，噲！ 是的！」「曖曖！ 阿阿！

說花媳婦子咧！說花媳婦子咧！雙喜子不懂，牢看着他們，很奇怪的。

「什麼叫做花媳婦子？」小九子不過六歲的孩子，他莫明其妙地問道。

「花媳婦子他們說就是老婆，」小驢子說。

「怎麼叫做老婆？」大毛子說。

「就是在一個床上睡覺的，」大馬子說。

「小驢子，大毛子和其他一些同學，都歪着頭在那兒想，還是不懂，於是唧唧喳喳議論紛紛，全屋的孩子們都認為這是他們的中心問題了，但是終於不能解決。也有說替他生小孩子的就叫做老婆；也有說是老丈人的女孩子，也

有說是他母親的媳婦的；你看我，我看你，大家睜着眼，張着嘴，一時全場寂然無聲，比先生在這兒的時候還安靜些。

「有了！等先生回來，我們問他一下就得了，」小驢子把桌子一拍，大聲說道。

「「咦！先生只教我們念書，『人之初』和『詩云』『子曰』，那裏還能管你娶新媳婦子？」大馬子把肩一聳，頭一搖，表示不贊成。大家也吐舌頭一伸，這就是回答他這個提議的記號。小驢子看見大家反對他的意見，一時無聊，又是搔頭，又是抓耳。

「你們都跑下位，不念書，」父親從外邊踱進來了，「拿書來背。」

「大家一轟而散，都像老鼠似的，各歸原位。只是我心裏有點心事，書也念不下去了，父親把戒尺一拍，「拿書來背，」把我嚇得一跳。我眼前只是

站住一個胖女人，腦裏只是浮着「茶碗」「老婆」「新媳婦子」「睡覺」「生孩子」這些念頭。好容易挨到天晚放了學，見了母親，母親牢把眼釘住我，我也不好意思的；很想知道胡大姑娘又來做什麼，却是心裏又害怕，又害羞。

「我去把這個」父親手裏拿了一張紅八行向母親說道，「送給謝先生去。」

「依我看，先去看看老爹爹，老奶奶的意思再說，」母親冷靜靜地說。

「先去看一下也不妨，」他穿上大衫，出門去了。

「母親很不快活的樣子，走到後院去了，我也跟了去。祖父正在那兒脫大衫，大概是才回來，祖母看見我們來了，說：『大相公娘子，你有事麼？』阿士素你也來了，正好，你爹爹在街上帶了一包果子來，薄荷糕，來吃罷，」順手拿了兩小包給我。爹爹見我來了，歡喜極了，我一下跑到他面前，靠着他的腿站着。



「今天念了幾頁書。」他摩着我的頭笑殷殷地說道。回過頭又說，「大相公娘子有什麼事麼？」

「有一點事；還不是他。」手向我一指，「的親事麼？」胡大姑娘……」我一聽見胡大姑娘，臉上又不好過了，把頭縮在爹爹的懷裏，一動不動。「她上次不是來說曹大先生家的二姑娘麼，爹爹奶奶是知道的，只因八字不合，沒有做成；今天她又來了，說是曹大先生很生氣，怪俺家看不起他；並且說：『小僊子八字不合，我把大僊子給他好了！我硬要來高攀這門親事！』所以她又來說他家的大姑娘，大僊子。我當時不敢做主，一來是沒有請爹爹奶奶的示，不便說什麼話；二來八字還沒有合，只說是問過爹爹奶奶才說。八字，他伯伯已經送到謝先生那裏先看一下，好在答應不答應都沒有關係，我來特地向兩位老人家說一聲，請請示。」

「是的呀！前天我也聽說，虛亭因此見怪了，怎麼好呢？」祖父無成見地慢慢地說道。母親聽了很着急，以為祖父已經動搖，怕是要生米做成熟飯了。

「是的，那個不說呢？不過爹爹奶奶疼的是大孫子，一定要替孩子打算打算的，這是他的終身大事。」母親很小心却很堅定地說道。爹爹聽了頗有點為難。

「我倒說，不要太搬很了，」祖母搖着頭，因為她一有心事就搖頭，這是她神經受了病，自言自語地道，「小孩子也漸漸地大了，爹爹年紀又這樣，那個不想看見孫子……俺也不管你們的事，這事自然由你們做主了；不是那時候了……」母親很局促地只得輕輕地支吾幾句退了去。我看見母親走了，我也就跑，爹爹還是拉着我，但是我終於把身子一扭地跟着跑到母親的堂

屋裏了。

「屋裏燃上燈了，我在那裏玩骨牌，小弟弟在那兒要東西吃，「東東東」的門響，老孔出去開了門，父親回來了。帶了一些燒包子，小弟弟和我都搶着去吃包子，他要吃糖的，却咬了一口肉餡的，要和我的換，我不願意，他哭起來，父親又重新給他檢一個糖的才住了哭。」

「『剛才我去對老爹爹老奶奶說了，看他們的意思，都要將將就就地做了，我看真是有點不大好。我終不願意，曹大先生娘子你是曉得的，無條無道，而且她家那個大姑娘性子多麼烈暴，她母親也不能管她，就怕她父親一個，這樣做了，我這個該死的貨，應該受氣的，俺孩子這樣忠厚溫和也要受屈，我們過意得去麼？』你也應該做點主才好！」母親憂憂愁愁地對着父親說道。

「『不做，不做就是了！胡大姑娘來，明天回掉她！』父親不高興地說道。」

「你又來了！每逢我和你說話，你總是一下把人撞在南牆上。今天爲了俺孩子的終身大事，不得不從長計較；做與不做，總要好好地和人家說，也不能像你這樣的動不動搶白人一頓。只管得罪了人，受了人的下眼了，你又沒法對付了！」她小聲埋怨道。

「父親被她這番一說，也就不做聲了。」

「你去找人看的八字怎樣呢？」她又問道。

「八字也倒可以，不過勉強得很，而且命裏帶着不能相夫的五行，因爲十素八字缺水，她的八字也缺水，所以不大好，」父親答道。

「那末好了！就這樣地回覆胡大姑娘，說是八字仍然不合，不是什麼都完了麼？」母親很得意地說道。」

文英從椅子起來，伸一伸腰，「那末爲什麼又做出了呢？」她問道。

「冤家路窄，那天晚上，父親到祖父的房裏去，談起了胡大姑娘第二次給我說媒的事，祖父說是怕得罪了曹大先生，失了兩輩子的交情；祖母也說是不要因此把兩代的朋友弄得不上門；其實這都是表面的文章，實在是他們都急於要抱重孫子，所以異口同聲地這樣說。在祖父方面，雖然這樣說，還沒有堅持到底的意思。祖母看見父親母親不願意答應，倒生起氣來了。」

「好！讓你們去罷，」祖母當着父親的面埋怨道，「現在是你們的兒子了，我們這老東西不知趣，還要管，不是老癩鬼嗎？隨你們去罷！做也好，不做也好。得罪朋友，失了交情，也由你們，只要你們願意！」她說話的時候，頭亂擺得厲害。父親一聲也不敢做聲，沒精打彩回到房裏來，悶悶地一頭倒在床上睡去，母親叫他起來吃晚飯，他也不起來。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怎麼飯也不吃？有什麼爲難，也只好說出來，大

家設法；怎好擺在心裏？」母親曉得父親一遇到難問題，只有倒在桌上睡覺

或是起來發瘋，摔東西；但是他自己是沒法解決的，所以勸他說出來，再作計較。

「還有什麼別的事？還不是爲士素的親事麼？」父親很懊喪地說道。

「怎麼樣呢？」

「老爹爹，老奶奶都生氣了！」

「爲什麼生氣呢？」

「說是不做這門親，要失了曹府上和我們家兩輩的交情；他兩位老人

家因爲我們不願意，他們不管！」

「那末，你打算怎樣呢？」

「我打算怎樣！我打算怎樣！」彭！彭！彭！拍！拍！拍！父親

在床上亂打，亂踢，沒頭沒腦地咆哮，這是他的常態。

「現在還是不願意失了兩輩的交情？還是先替孩子打算？兩條路總要走一條。」母親追根問道。

「他老不做聲，只是拍床打板。」要顧全兩輩的交情，是不是？」他還是不做聲，但是呼吸似乎陡然平靜下去了，這就是正合吾意的暗示。

「兩輩交情！」「兩輩交情！」母親惘然若失地自言自語地嘆着氣低着頭從房裏走到堂屋，從堂屋走到書房！

「過了兩天，我家下紅帖子請客了，男一桌，女一桌。女客的首席是胡大姑娘，男客的首席是虞德馨，胡大姑娘的兒子。點紅蠟燭，燒香，拜祖先，謝媒人，送八字，過禮書，坐宴席，吃酒，「兩輩交情」「兩輩交情」不斷地在他們口中很得意地傳出！

「文英！這就是我和我的妻子一段婚姻痛史。我和我的老婆，都不過

是他們「兩輩交情」的犧牲者！我起初和她乖離時，只認她是我生活的幸福中唯一的障礙，敵人；現在這乖離的事實仍然的存在，將永久的存在，但是我對於她的觀念却有點不同了。她也是同我一樣的不幸，痛苦或且甚於我千百倍。我離掉她可以生活，她離我，又打不破舊的網羅，沒有生活技能，只是死路一條。所以她自與我乖離以後的生活，只是孤零，淒慘，苦悶伴她一世罷了。我雖與她離異，而在形式上，經濟上，都願維持下去以至於她的最後呼吸，或是到我的最後呼吸！你不明我們的真相，發生懷疑，這也是應該的。只是因為你的懷疑，說了我許多我又傷心又不願說的話！

文英雙手把夫樂抱到懷裏，用她的臉去偎他的吻！那兩隻含着絕對信任的眼睛，淚汪汪地望着夫樂，兩人默默地望着！

暮色已經侵入室中，陰涼而皎潔的月色，搖着花影，在窗外波動，樹上的棲



鴉撲拉撲拉地似乎也要安眠了！天上薄薄的羅雲浮在光明而寂靜的世界  
上邊，鬚髯遠聽着『兩輩交情』『兩輩交情』的餘音！

(一) 皖北人俗呼劣紳土豪營鄉愚兩造在衙門走門路，行賄賂，謂之「扛口袋」。

(二) 皖北俗語，形容其爲贅疣無用也。



## 爐邊

外邊飛着白茫茫鵝毛片似的大雪，空中一切都成了莽莽的絮花繽紛的銀世界，幾個孩子團團地圍着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太婆；她坐在一個火爐旁邊，那熊熊的火，吐出了慰人寒噤的煖氣。老太婆躺在一張靠椅上，兩手縮在袖子裏頭，兩腳放在一個銅腳爐上，白髮垂垂，閉着眼睛，嘴裏喃喃地亂動；忽而睜開她那慈善而和悅的兩眼，看看圍着她的孩子們，鬚髯是要徵求他們的同意，或者微微地一笑，或高起她那沉重而緩慢的喉音，這許是要提起他們的興趣。那些孩子們，一個一個都張着嘴，兩隻眼睛都睜得燈籠似的，望着她，期待她，這就是我們兒時冬天雪夜圍在爐邊聽祖母講故事的畫圖。 鐘講的故事是：

「壽州城裏有一個名童，名叫劉邳治，爲人非常狡猾頑皮。他的父親因爲他的舉動反常，管得太嚴，他惱了。

「夏天的時候，他父親拉痢疾，家中沒有毛廁，一天總要出去幾十次。人已病得骨瘦如柴，顏色已和死人差不多，但是他的性子却還一點沒有改變，仍是鎮日價責罵劉邳治。劉邳治很恭順似的，只是答應着，「是！是！」

「一天，劉邳治汗流滿面，驚慌失措地跑到他的舅父家裏，見了舅父，爬倒地下磕頭如搗蒜，又是眼淚，又是鼻涕，嘴裏喊着：

「舅舅救外甥呀！舅舅救外甥呀！」

「他舅舅全家都驚慌的了不得，大家都變了色，搶着問道：「什麼事！什麼事！你只管講來，舅舅但能爲力，一定給你做主！」

「他還只是哭着，喊着，跪在地下不起來，舅舅急了，把脚一蹬，「到底是怎

地？快快講來！天大的事，有舅舅替你做主！」

「劉邛治這才拭着那哭喪似的熱淚，摸着那拖到一尺多長的鼻涕，慢慢地訴道：「俺……俺爹要到衙門去出訴我忤逆不孝，一定是要砍頭的！噲噲噲！舅舅！外甥不好，當然要認罪，但是又何至於要我的命呢！舅舅做主呀！噲噲噲！」」

大家聽了都急得不得了，都唧唧地說，「他舅舅自然要給他做主，」都急於要知道結果。祖母咳嗽了幾聲又繼續說道：

「他舅舅說：『小泉的脾氣雖不好，又何至做出這種事出來？我看，這不過是一時的氣話罷了，那會真去嗎？』」

「劉邛治急得要死，連忙磕頭號啕，哀求他的舅舅：『外甥雖沒有學問，好放蕩，不到緊急的關頭，也不敢驚動舅舅。』」

「他舅舅終於有點疑惑，兩眼只是望着他，無奈他是哭得呼天搶地……」  
我們大家都在旁邊咕咕唧唧地說，「去罷！去罷！急壞了人！」

「不要亂嚷！」祖母又接續說道：

「舅母和表兄弟表姊妹們都一齊央求舅舅道：『看老表這樣情形，一定是很急的，大約姑夫真是動了氣，你還是馬上走一趟罷。』」

「他的舅舅把頭點點道：『邗治起來，我帶你回家見你父親去。』」

「劉邗治登時住了哭，接連伏在地下，又是磕了幾個頭道：『謝謝舅舅的恩典。』」

聽到這裏，大家都喜歡了，並都佩服這老頭的爲人，又替劉邗治喜歡，以爲他有了救星了。

「劉邗治」祖母高聲說道，「跟着他的舅舅跑到他家門口，正碰着他的

父親低着頭，急忙忙地向外跑，他那灰白的臉，眼睛凹在眶子裏頭，見了他舅舅也不打招呼，只顧向外衝。他舅舅見了大驚道：「果然！」便搶上幾步，一把將他拉住，叫了一聲：

「小泉！那裏去！」

「他的父親把頭只搖，用力地掙扎說：『有事！有事！』」

「舅舅勸道：『有事大家商量，又何必這要緊呢？』回去罷！回去罷！」

「他父親仍然是一面掙扎，一面向前跑，大聲叫道：『放手，放手，人家有事，你不知道！』」

「舅舅越拉得緊，他的父親越掙得兇，只見他父親忽而蹶倒，忽而彎着腰，兩人正在那兒糾纏，只聽他的肚子裏咕嚕嚕的一陣作響，褲當裏撲拉拉的一聲，又臭又粘。舅舅一撒手，他父親折回頭來，跑回家了！」

於是大家哈哈大笑，笑得彎着腰，肚子痛。祖母說完了，大家還是要她講。她說：「明天再講罷。」我便跑到祖母的懷裏，雙手抱着她的臉，叫道：「講奶奶講！」

小連子道：「還講一個劉邛治。」

重喜子說：「另講一個罷，劉邛治不好。」

祖母終於答應我們的要求，再講一個劉邛治。

「但是」她說道，「我講的時候，你們在那兒好好地聽，不要作聲；不是，我就不講了。」

「好！好！好！好！」我們齊聲叫道。

二

她說道：



「州裏塔方寺老和尚名叫靜海，很闊氣，吃食很講究。劉邳治仗着他自己是個刁訟的文人，時常到塔方寺裏去走動，老和尚不敢怠慢他，遇到飯就請他吃飯，遇到糕餅就請他吃糕餅。劉邳治就毫不客氣，差不多天天到老和尚那兒起坐。後來來了，一頭便打到老和尚房裏，遇到東西，他也不用老和尚開口，自己就拿過來狼吞虎嚥地望嘴裏送。老和尚氣得鬚子直豎，但是終於忍下去了。後來，越過越熟，老和尚不在方丈室內，他也不問分說，就跑到裏頭找果子吃。老和尚真是忍不住了，要想對他當面發作，又覺得自己是個出家人，不好輕於得罪地方紳士爺太。但是劉邳治太討厭了。」

「那天劉邳治又來了，老和尚不在家，他仍然一直闖進了老和尚的房屋，東張西望，這裏一翻，那裏一翻。翻到老和尚的書櫃裏頭，放着一盒洋酥餃子，外面雪白的糖，劉邳治喜歡得不得了，抓過來就吃。剛送到嘴裏一嚼，劉邳治使

哇哇地接着大嘔大吐起來，吐得滿地。劉邦治罵道：「這個老禿驢！你給我驢屎吃！好！管教你認得我劉邦治！」重新把果盒子放好，書櫃子闔好。出門一看，方丈院子一個人也沒有，因為劉邦治來慣的了，大小和尚都曉得他是老和尚的朋友，老和尚都怕他三分，所以一見他來，就溜之大吉。正好，他又回到方丈房裏，穿上老和尚的袈裟，挽上辮子，戴上老和尚的僧冠，拿着雲鐸，走上院後的高台。原來這個台子正對着州衙門的後院，站在台上看州官的住宅，清清楚楚，一目瞭然。他在台上扭來扭去，探頭探腦地張望，又是笑，又是打手勢，州官的小姐從繡房裏出來，他越扭得凶，笑得凶，連連地打手勢。小姐趕忙跑回房屋，臉兒通紅，不敢作聲；可巧太太出來了，他一看便裝出嚇怕的樣子，倉倉皇皇地跑下來，跑到老和尚房裏，脫去僧衣，僧帽，大搖大擺走回家去了。」

我們在這時真忍不住了，要笑；但又恐怕祖母不講了，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大家都用手閉着嘴，吱吱地響。

「老和尚過一時回寺了，剛才坐下，忽然來了幾個凶神惡煞似的州差，催命似地把他捉了去，大老爺升了堂，把驚堂鼓兒一拍，呵了一聲：『給我拉下去打！打！打！』不由分說，一五一十打了好幾百，老和尚喊道：『大老爺！冤枉呀！冤枉呀！』」

「哼！你還冤枉！」大老爺又把驚堂鼓一拍罵道：『我把你這老禿驢，老畜牲，打死在這裏，你自己做的事還不曉得麼！』」

「哈哈，」大家都笑得要死，也有伏着的，也有仰着的，也有倒在床上的，祖母說：『完了，完了。』崇希妹妹又跑到祖母懷裏亂嚷道：『還有一個咧！還有一個咧！奶奶，你講！』

祖母說：『還有什麼呢？都講完了。』

「有，有！」她說，「那天你不是還講一個放屁的故事麼？」

「呵！是的！是的！我都忘了。」祖母點點頭又說：

### 三

「離我們關上不遠有個趙家圩子，圩子裏有位趙老太爺，家中很富，老太爺又四海得很，極好朋友；每天家裏坐莊客就有好幾桌。他們自然都是奉承老太爺的。老太爺說東，他們也就說東；老太爺說西，他們也就說西。總而言之，只要老太爺聽到耳朵裏舒服，高興得端出好酒好菜來給他們吃，拿出大土膏子給他們吸，什麼事都可以做得，什麼話都可以說得。這些食客當中有一個姓劉的，名叫達渾，渾名叫痞臉蒼蠅。他本是一個窮痞子；字本來不識得多少，却偏好擺斯文；他是天天要到的，而且是一早就來，半夜才去。他沒事便歪倒在趙老太爺的煙床上，替老太爺燒煙。老太爺煙癮過足了，發幾句議論，他

便要接着說一大篇，老太爺說的話怎樣有道理，怎樣的奧妙，把老太爺抬得高高的。老太爺高興了，閉着眼睛，搖着頭，於是老太爺自己也覺他的本領大了；但是有時聽他發揮的時候，臉上却一紅一紅的。他乘着老太爺高興或是慢慢領略他那奉承的滋味的時候，狠狠地把那烟盒子裏的棗子大的泡子吸了幾個，然後把烟槍一放，站起身來，鄭重其事地說道：

「我不是恭維老太爺的話，老太爺實在是個非凡的人，實在與衆不同；不信，你聞一聞，老太爺剛才放了一個屁，一點臭氣都沒有，這不是老太爺得天獨厚的一個鐵證嗎？」

「那知趙老太爺這次可惱了，忽然把眼一翻，罵道：『混帳！你這東西胡說！一個人吃五穀雜糧，飲酒食肉，那有放屁不臭的道理？』」

「劉達渾凝着神注意地聽，忽而點頭，表示老太爺的話不錯，忽而把臉向

上一翻，好像他明白了似的，等待老太爺話說完，他搖頭擺腦地拍着掌大聲贊道：「真是不錯！莫講咧，漸漸地臭來了咧！」

## 三十晚上

那年祖父死了，父親接辦鎮上稅關帳房的事。這事雖不是產業，但父親是拿兩種資格繼承的：一種是父親是祖父的長子，他的遺命要教父親托人向大關的西房黎老爺說，讓他接任這個職務，顧全這一家十餘口的衣食；一種是父親老早就在大關抄寫報銷，當他還在家中做義塾先生的時候，對於關內的人色都很相識，所有各行各關的情形也很熟悉，而且那位黎老爺是個講理學的老夫子，他又很相信父親是個忠厚老實人，別人去接辦他是不答應的。

祖父死了以後，做齋，燒七，送殯，不久便是年光到了。我們鎮上過年非常鄭重，到了臘月，家裏就殺豬，宰羊，醃臘物，寫門對子。我們在孝中，當然不寫門對，照例用藍紙，或櫻色紙寫兩個斗方貼在兩扇門上，這邊一個「守」字，那邊

一個「制」字。這就是表示我們的上人死了，正在悲哀中，沒有心來過年；但是實際上年還是要過的。二十三祭竈以後，接着就是諸神下界，買麵粉和餡子，肉的，菜的，糖的，豆沙的，蒸饅饅，一巴斗，一巴斗的蒸，又要殺雞，炒辣醬，煮臘物，燒肉，燒魚，做酥糖，年糕，色色俱全。母親每天都是天不亮起來，深更半夜才睡，頭也不得梳，衣也不得換。年三十到了，我非常快活，因為母親已經把父親一件舊的青呢馬褂給我改了一件馬褂，又做了一件新花布的棉袍，這是舅舅給我買的布，又有一頂紅絲穗子的新緞子的帽子，今天晚上都要穿戴起來了。但是天不從人願，那天忽然刮起北風，陰沉沉的天上，布滿了一層一層的雲霧，院中的老樹一陣一陣的落下了那枯槁的黃葉，飢寒交迫的烏鴉，呱呱地在那些枯樹上為風吹震地飛來飛去。好像老天爺特意地與我為難，妬嫉我穿着新衣向人們驕傲似的好像他對於人們這個一年收束的節期，發了大慈大悲，念



着他們的憂患，特別地提出警告似的。起初我還想着，這不過是一陣風罷了，夜裏天會晴的，大媽一定讓我穿新衣裳的。天快黑了，空中已經變成棉蕩了，鵝毛似的飛將下來，地上，瓦上，窗上，門上，一層又一層，一寸厚了，兩寸了，到了晚上，院子裏的雪已經蓋着人的腳了。我只覺得院子裏，堂屋裏，各房裏，除掉母親的，都是冷清清地爲那寒氣所侵襲。跑到祖母房裏，看她在那兒躺着。跑到四嬸母房裏，沒有人，三嬸母房裏也沒有，我想這大概都上廚房幫着母親做菜去了罷。跑到二嬸房裏，一看，她們都在那兒和二嬸談心，一見我來，都格頓一下不做聲了，一時這個擠眼，那個歪嘴。這樣我看慣了，母親教我不要打聽，不要理問，我便轉身一跳地跑到廚房。

廚房裏熱氣騰騰地，母親在那兒夥着老趙，老陳丟掉杓子拿鍋鏟，丟掉鍋鏟又拿筷子。一時說，『老趙，你把這盆紅肉送到老奶奶的套房裏去，』一時

說，『老陳，你把這盆鹹肉也送去。』桌上擺的一碗一碗的雞呀，肉呀，蛋糕呀，蝦米湯呀，不知怎的，到了年下，肚子反而飽了，嘴裏也沒有味了，但是神經却異常興奮，鬚鬚這麼一夜是人生，尤其是我的黃金時光，最幸福的日子。那廳房，堂屋，廚房都點上亮晃晃的素燭，平常黑暗的地方，一時都光明了。祖母要給我鎖繩子，（一）父親母親也要給我鎖繩子，叔叔嬸子們也要給我的，等我回來給他們辭歲的時候，我將和他們守歲一直到初一早上都不睡覺，五更時吃棗子，明天早上吃元宵。『是我做夢罷？』這個日子能以常常保持麼？要是常常這樣，到是很好，不過母親太忙了，要天天獨自一個上廚房，『我這樣地想着。但我一看母親的臉色和趙媽，陳媽的神情，身上便打了一個寒噤；從前的快樂，高興登時消散了？』她的臉變成青白了，看見我來，好像恐怕我看出她什麼來，極力地改變笑顏道：

「喜子！你今天只是跑來跑去，外邊下大雪，也一點不怕冷嗎？不要牢在雪地裏蹣，濕透了鞋子，凍了腳，去到房裏去罷，望望你伯伯回來沒有？回來了，便請他燒香敬神，大家便坐席吃酒，你去請你奶奶。好！你跟着你伯伯，你奶奶和你二叔，三叔，四叔幾個人一桌，不要亂檢菜。若是不聽話，明天我便不給你新衣裳穿。去罷！去罷！」

我只是看着母親的臉，想說什麼又說不出，我說，「大媽，我就在你跟前好不好？」母親望望我幾幾乎哭了，又極力忍住，放下了廚刀，抹抹我的頭，又拉拉我的小手，好言安慰我道：

「乖乖！隨你！你到屋裏去也好，在我這兒也好。」

她的顏色這時却轉過來了；好像在寂寞的荒涼的墳墓中看見了活的人間和得到了新的生命似的，又好像在萬般的悲悼失望中得到一個極大的安

慰，即刻恢復了她的人生的信賴。她又笑着說道：

「喜子！你曉得你明天幾歲了？」

「十一歲了。」我答道。

「你弟弟明年幾歲呢？」

「六歲。」

「那末，你比他大幾歲了？你是他的哥哥，應當……」

「哼！尪娘的！」又尖酸，又猙惡的罵，打斷了母親的話頭，母親把神一凝，注意一聽，登時她的臉又變了青紫色，擺擺手，教我不要作聲；又聽見那惡尖酸的聲音，被那怒號淒慘的風雪一字一句的送到廚房來：

「尪娘！俺倒楣！人家過年，俺過什麼年……」

我悄悄地对母親說：「這不是二叔嗎？」

母親點點頭，又擺擺手，停止我說話，又聽道：『走運的人才過年咧！後娘！倒楣的人，俺過什麼年！』

老趙老陳都是聽慣的了，只是唧唧地勸母親道：『不要聽他！不要聽他！』母親搖搖頭，表示接受她們的勸告；又繼續去做菜。三嬸子聽見三叔回來，也就從二嬸房裏出來了，到了小堂屋，向着三叔似埋怨，似唱雙簧地搭話道：『你不是有本事的很嗎？爲什麼倒楣呢？人家就爲什麼走運呢？難道你不是戈梅菴的兒子麼？你不過年，就給我死！免得討厭！』

過了一時，又聽得一陣咳嗽，一陣破辣嗓子叫呼，嘴裏不乾不淨地進了大門，一直地咆哮到院子來，老趙瞧瞧老陳，老陳也望望老趙，兩個人把舌頭一伸，頭一搖，歎了一口氣道：『怎麼？商議好的麼？難道年也不讓過麼？』

母親還是很鎮靜地教她倆照常幫着上鍋，並吩咐他們不要多嘴：『這是

我們家裏常有的事，你們不要大驚小怪，而且不與你們相干。」我說：「大媽，不要弄罷；他們……」母親說：「小孩子！你……你伯伯呢？趕急到大門口等着他去，告訴他教他悄悄地進來，不要冒犯了那兩位爺。」我跑到大門口，果然父親戴着藍呢風帽手裏捧着幾大包東西，都是從雜貨店買來的，冒着風雪一滑一跌地來了，我上前一把拉着父親的手，輕輕地說道：「三叔，四叔又在那兒要鬧架了，大媽教你偷偷地進去，不要闖了他們。」

父親一團高興被我這幾句話打掉了，一聲不響，垂頭喪氣地溜到房屋來，東西一放便倒在床上，只是長吁短歎；我又跑去告訴大媽，說是伯伯回來了。

母親便把刀放在案子上，用圍裙拭一拭手，到房屋裏來，輕輕地道：「他伯伯，你回來了！爲什麼到家就睡？起來罷，一時要燒香敬神了！不過今天晚上大家都要小心，三爺，四爺從外邊回來，已經開唱了，那幾位奶奶，今天一齊不

出頭，老奶奶也一天沒出房門，牢在床上睡着，問她吃不吃東西，她也不答應；她平常極高興年景的，爲什麼也這樣？八成有什麼故事出，不過大年下，怎麼了呢？菜呢，我已和兩個乾娘做好了，上供的席也合好了，就等你和二爺回來，就敬神吃酒席了。老奶奶無論如何，我去請他起來；但是這幾位爺怎樣呢？幾位奶奶又怎樣呢？」

「老奶奶，我去請，其餘的打他們一個招呼，來就來，不來就算了！」父親很執拗地說道。

「你又來！你又沒本事教導他們，又要惹他們，闖了禍，你又跑到旁邊去嘔去了，結果還是我遭殃！何必呢？好在萬事俱備，菜也有，酒也有，飯也有，只求他們平平安安讓俺們過這一個年就得了。而且老爹爹才不在，頭一個年，我們就開家窩子，也不惹人家恥笑！好！你去請老奶奶！我去請他幾位孀

娘，叫喜子請他三叔四叔。你請過老奶奶便淨面洗手燒香接祖宗，拜天地，一俟他二叔回來，我們便吃年飯。」

父親到祖母房裏去了；母親帶着我道：『走！我們去找你二嬸他們來吃飯。』說着便到了二嬸房裏，二嬸推着頭痛，不起來；到三嬸房裏，三叔正在那唱洋腔：『又來般勤！般勤也不行！尙娘，俺就不會！俺是野人，沒讀過書，心裏沒有黑墨水子，不會耍場，更不知道孝順；我尙娘戈家倒出了孝子了……』

母親把脚步停了一停，終久裝着沒聽見，挨到三嬸床面前叫她；她也帶睬不睬地說是傷風不能吃飯，母親又訕訕地出去；又去找四嬸，還沒跨進房門，便聽見裏邊罵道：『騷婆子！我不要你獻情！希罕！老爹爹死了，你當了家了，可是……！』

母親很平和地道：『四爺娘！今天已經是年三十晚上，老爹爹才死的



第一個年頭，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放和氣些。任你說什麼話，我都不和你爭論。還望你看老爹爹的分上，起來吃飯！』

四嬸把床沿一拍，驀地起來，披頭散髮，還是罵不絕口：『你們現在做起好人來了！大關上弄了一大堆錢，蓄私房，留給你兒子買棺材吃藥！你想過安穩年就不行！』

母親哭着說道：『大關上的事情，也不是他伯伯願意接的，還不是爲的大家的生活嗎？現在接了手，不過幾個月，而且他伯伯是一個忠厚老實人，又不敢把良心昧了，四處要錢，老爹爹丟下來的欠帳，還有一千多，沒有還清，那裏去藏私房？就依你說，今天大年三十晚上，若果他伯伯有私房，就給我買棺材，請你不要罵俺孩子好罷。這樣，四爺娘子，該可消消氣起來過年了罷！』

老趙彎着腰，寒颼颼地身上一層雪花跑了來，勸道：『四奶奶！不要生氣！』

了，我不是說，大家千不看，萬不看，還要看那可憐的老奶奶；剛才大爺去請她，她都起來預備到堂屋來吃飯了，你們一鬧，她又倒在床上不起來了……」

「臭女人！你是那裏來的貨！你來干預俺家的家務麼？我高興，我喜歡！你給我滾，騷東西！騷婆子！你們都得了好處了可是……」

「好呵，好呵！打一架才過年！」二叔不曉得在什麼地方喝醉酒跑回來了，「飯鍋撒泡尿，大家不吃他。大爺呢？你是讀書明理的人，走！我們到十一舅或是老舅那裏去講理，再不然，到巡司衙門，告你一個「吞公肥己」兩條路儘你撿！」花郎，花郎，小堂屋的一桌酒菜打掉了！四叔的烟剛才吸足，臉上陡然現了殺氣，跑到祖先堂，又花郎花郎把那一桌酒菜也打掉了！四嬸便來撲母親，老趙用全力護了過去，父親在房裏又是發抖，又是發嘔，又是咳嗽，一時全宅陡然現出一種淒涼的狀況！只聽得祖母在她的房裏笑道：「可憐！」

年三十晚上！你們也……年三十晚上……你們也……」又聽見三叔的冷笑：『哼，年三十晚上！哼，年三十晚上！』

（一）皖北人用紅頭繩做索子，串着銅錢給人家小孩子做禮物，名叫鑽繩子。



## 鄉下老

C鎮在三十年以前要算是安徽北部一個巨鎮了。這鎮上的人，往往自己夸口，叫做小上海。這話固然是太夸大了；然而有一點却十分相像，就是在那時牠是一個商業的中心，是六霍潁壽各地天產品和外省及各種洋貨輸出的一個樞紐。因此這個鎮市上的人，也就養成了一種心理，某人有錢，某人有勢，我若是能和他往來，常常到他們家裏走動，鎮上的親友一定會看得起我。那麼和他們往來，穿得這樣破爛行嗎？家中沒得吃，都不妨事；檯面是要緊的，衣裳是不可不漂亮的。所以我們鎮上的人，看他穿的，戴的，你一定要說他是一個闊老，而且他們學得也十分像；要是打聽打聽他家的內容，那就要令你好笑。但是你穿的戴的，若是馬虎一點，走三元口茶館過身時，那裏廂一定給你

許多又尖酸又刻薄的批評，並且馬上給你一個渾名；走到人跟前，誰睬你呢？

我因此想起一件事。

距我們鎮上不遠，有一個集鎮，叫做劉家集。劉老冤是這集上的一個首戶。他的肥田，總有一兩千畝。但是這個家業，是他赤手空拳創出來的。十年前他還不過是個小地主，後來因為他會算計，又會放帳，加一八分地剝削集上的窮人，所以年年看他買田置地。他對於佃戶是最精刻不過的；好在他看糧食是內行，午秋兩季的莊稼，都是親自過眼，佃戶想模糊一點都不成功；看了數目，限時送到，不然的話，包你吃官司。他自己呢真是一文如命，一件衣裳舍不得穿，一樣好東西舍不得吃，弄了錢只是買田買地。假使你要會見他那天，洗洗他的牛屎腿和手上臉上的泥疤，穿上他那唯一的禮服，老藍布棉襖，老藍布褲，戴着他那大禮帽，草帽頭兒，手中提着上馬連子，（一）便曉得他要進城了。

輕易不進城，進了城當然要開開光的。北門內一間門口挂着盞刀布子的剃頭店，兩扇門上寫了一付對聯，是：

磨礪以須，問天下頭顱幾許？

及鋒而試，看老夫手段何如？

上面一個神龕，供着魯般和關老爺，兩邊挂着一付對聯，是：

相逢盡是彈冠客，

此去應無搔首人。

牆上還貼了些人物畫，無非是蚩蚩廟，九龍杯一類的貨色，兩邊靠牆，排列幾張紅漆凳子，幾個高高的紅漆木几。劉老冤進去東張西望，望了半天，心裏很詫異，一個剃頭店這樣的奢華，怎了？但是既來了，怎好又出去，只得坐在一條板凳上。那些司務當他一進門時，大家的眼都釘在他身上，咦，奇怪！你望望我，

我望望你，哼！這是個老冤！

「喂！敢是剃頭麼？」一個年輕的大聲喊道。

「是的，剃頭。」劉老冤很沉重的答道。

「王三，這次輪到你的活了。」一個胖子望着那年輕的司務點着頭笑道。

「我真倒癩！等了半天，才臨到一次，却又碰到這個牛屎腿，媽的！不做吧，上了門做吧，蠍子尾巴上長疔瘡，有膿也不多，你曉得他能給幾個買命錢！好

罷！」王三把袖子捲了幾捲，端過旁邊人家已經用過的一盆臉水，把老冤的一把彎彎曲曲的辮子抓將過來，用力一挽，老冤已經吃了一驚；又把他的頭問下一按，按到盆邊，三把兩把便洗好了，於是拿過刀來，也不用在那刀布上去盪；那樣費事有什麼鳥用呢？左手按着他的頭，右手持刀，克尺克尺地就好像農夫割草的一樣，不對，好像屠戶殺豬刮毛的一樣。老冤覺得有點不對，怎麼？這



個刀這樣的鈍。但是看看王三的臉色，又不敢聲張，免得城裏人笑話，不過心裏總是不高興。這時他的頭上已經發現許多的創痕了，王三越剃越氣，越氣越剃得快，老冤只覺頭上冒火，又髻髯蜂子螫的差不多，這個司務真可惡，待要發作，又恐怕鬧出來，要經官，難免破費，只得忍了罷。老冤一聲不作，王三沒一刻工夫便完了事，把頭一推，叫一聲『好了』。老冤還是一聲不作，並且笑嘻嘻地道：『難爲你！』說着，右手從馬連子裏掏出四百制錢，輕輕地放在高几上，『來！大司務！少些，對不起。』王三呆了，旁邊幾個夥結，尤其是那胖子，都一齊輪了眼，你望望我，我望望你。王三極力地鎮靜，心裏想道：沒想起這個老冤，今天痾了這個粗屎！悔不該那樣地草率，把他頭上割了許多口子，怎樣對得起人家。這樣的剃法，還給我四百大錢，假使我要好好地剃，不曉得要把我多少咧！一吊也不定，八百也不定。噯！可惜，可惜！噯！倒痾，倒痾！但

是不要被他看出來了，還要裝出平常的樣子，大大方方地，慢不經意地道：「好放那兒就是了！」

劉老冤平常總是頭毛長了一兩寸長才剃的，這一次却不然了。沒有半

個月，他又到城裏來了；進了城，便望北門內那家剃頭店裏一跑。這番來到，情

形大大的不同了。大家老遠地就站起來笑迷迷地迎接着；這個忙着遞水烟

袋，那個忙着接上馬連子，第三個又忙着讓坐，真是活財神到了。齊聲說道，

「老太爺！你好嗎！你老這大早就進城來？」老冤仍然很客氣地答道：

「是的，很早！我們鄉下人總是這樣早的。」這個老頭兒，真和氣，你看他

那樣地有錢，却是這樣地樸實。可巧這次活還是挨到王三；王三心裏只是

跳動。乖乖，我的運氣真好，今天又輪到我。這次却要小心了；但是手爲什麼

只打顫呢？莫慌，吸袋烟，定定神，又和劉老冤搭話，藉做掩飾，好了，手也不顫了。

這次要顯一顯我的手段，好教他快活，一高興不是八百，便是一吊。把刀子磨了又磨，臉盆擦了又擦，捏手捏腳地剃了一個多時辰，這個生活，總算平安地做完了。又問老冤可掏耳朵，可捶腿，老冤都搖搖頭。呵，要把錢了，呵，爲什麼心又跳了呢？一屋子的眼睛都望着老冤的上馬連子，望着他的手。老冤掏了半天，掏了三個銅錢，放在几上，『來！請你收下！』

王三一跳，氣哼哼地道：『這是怎麼？上一次你給我四百大錢，爲什麼今天只給我三個錢？』若果說起今天的工夫，按照上次的價目，你要給我幾個四百？老冤慢慢地道：『不是這麼說。你這次的工夫用的真不少；三個銅錢自然是太少。但是這三個銅錢不是算這次的工錢，是算上次的；上次的四百大錢，是算這次的。』

老冤說罷拿着上馬連子走了；王三低着頭，大家同夥你望望我，我望望你。

(一)「上馬連子」是皖北的土話，就是鄉下人的錢口袋。

## 義子

我小的時候，生活最優美，最快樂，最幸福的日子，要算是走老娘家（二）了。距C鎮十餘里有一個集鎮，名叫溜子口，溜子口緊靠着河邊。老遠地望着一片黑沉沉的森林；森林裏面有些村落，這些村落都建築在丈餘高的黃土臺基之上。因為這個地方是湖灣，地勢低窪，每逢大水發生，門外便是一片汪洋；所以都築起高高的土臺以防水患。我的老娘家的臺基是在全村的南邊，前後面和右手都栽了許多柳樹和松柏。

母親帶着我走老娘家的時候總是舅舅來接；他總是一大早，甚至天未明就從溜子口把划子划了來。舅舅總是抱着我，十分誠懇的抱着我；並且替我提着書包，到了划子上，仍然是他一個人一氣划到溜子口。划子沒到岸，早看

見老姥（二）從那臺子上又是招手，又是喊，飛也似的迎了來；老爺（三）吸着他的永不離身的長筒旱煙袋，也大踏步兒跟了來，於是什麼東院裏大舅母咧，二舅母咧，西院裏的表嫂咧，表姐咧，小孩子咧，一大陣都跟來了！只聽一陣亂嚷雜着歡笑的聲音：

「喲！小姑來了！表弟來了！」

「喲！姑奶來了！大表叔來了！」

「喲！你看人家多麼大方！多麼規矩！小牛子，你看你這樣鬼形！還不走開……！」

這個說：「喲，走老娘家還帶着書！」那個說：「姑奶奶真厲害呀……！」

這一個上來要抱我，那個上來要拉我，老姥輕輕地從舅舅手裏把我接過去，用力地吻了我幾下，叫道：「乖乖！怎麼瘦了！」

我一聲也不響，只是用那深沉的眼光看着她。她歡喜的了不得，慌慌張張地抱着我三步做兩步走到了家門口，舅舅携着行李，書包，跟着母親後邊也來了。又有一些舅母，表嫂，表姊妹站在門口；這一個上前問我這個，那個上前又問那個，我並不怕，但我也不能輕於回答，總是我兩隻深沉的眼睛很誠實地望着他們。舅舅怕我怕生，又不好拒絕她們，只說道：『外甥，你餓了罷？快進去吃果子去。』

一句話提醒了老姥；她連忙說道：『呵！老糊塗了！怎麼把這事忘記了！快進來罷！』眼望着那些舅母們表嫂們表姊妹們笑道：『你們也進來坐着罷。』

有的跟進來，有的回去了。許多小孩子，大概都是一些表姪表姪女，或表孫子們，三五成羣地跟着我，非常希奇地，眼饞饞地釘着我望；他們都想進來和

我玩耍，但是他們的母親都恐怕失了禮，擋住他們道：『今天讓你表叔（或表爹或表兄）休息一下，明天你們再來玩。』於是他們都很失望地散了。

到堂屋，老姥便忙着開了櫃，捧了一大包東西，裏邊澆切片也有，烘糕也有，綠豆糕也有，搬了一張小桌子放在我面前，笑着說道：『來！乖乖！好好地吃罷！哦！還有兩樣好東西是你心愛的咧，我老早地做好了，裝在罐子裏，等着你來咧！我倒把牠忘了！』她又跑進房去開了櫃，拿出兩個饅子來，饅口用線扎得嚴嚴的，擺在我的面前，手指着一個饅子道：『這是洋酥餛！』指着另一個饅子道：『這是鍋餅！』

鍋餅、洋酥餛都是我老姥給我的極高貴，極中意的賞賜，我所最歡喜吃的東西。洋酥餛是用豬油、白糖、橘餅、青紅絲等等材料做的；鍋餅是用一種白麵和少許老沙鍋磨成的粉以糖水和成，外面撒上芝蔴，在細火上炕出來的薄焦。



餅，俗傳說是化食的。我高興極了。

「大媽！那些東西收起來，留我明天吃，今天我就吃這兩樣，」我指着兩個饅頭，懷着無限的希望向母親說道。

「你倒會打算，老姥給你這些東西，你一聲也不響，吃的吃着，不吃的還要收起來，你真會算計！」母親笑迷迷地道。

舅舅站在旁邊，笑迷迷地看得高興，這是從天性中流露出來的自然的喜悅，忽而望着老姥叫道：「媽！怎麼只知道把東西給外甥吃，不倒茶給他喝？不乾……？」他一面說，一面跑到神櫃上搬起茶壺倒了一杯茶，送到我面前，笑道：「外甥！你好好地吃罷！一面喝茶，一面吃。」

我還是一面吃，一面歪着頭，望着舅舅。舅舅真好，尤其是他對我特別的喜歡。他身上雖然只穿了一件半新不舊的老藍布短衫，下面穿一條白老布

褲子，脚下着了一雙魚頭似白紬鞋，黑黝黝的臉，牢悶似的，輕易不說話。在城裏的人看來，不過是一個鄉下的老冤；但是在孩子們，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孩子看來，他那一副和平老實，慈祥愷惻的面孔，額上深深的一層一層的皺紋，不知怎地只覺他可愛；同時又不敢對他放肆，因為他那和平的眼光裏，却有一種莊嚴不可冒犯的鋒稜。直到現在我還是這樣地想。

舅舅站了一刻，匆匆地出去了。老姥問道：「長啓，你到那裏去？」  
「我到田裏看看去，」他這樣地答着。

老姥道：「吃了飯才去！姑娘來了，你也應當休息休息，飯都做好了。你把方桌擺開，我們到廚房去端菜去。」

舅舅跑到廚房去端菜，母親也要去，老姥擺擺手道：「姑娘，你把外邊褂子脫掉，坐在那罷，不要來了。」

但是母親把褂子脫了以後，終於到廚房去端了菜來。在這個當口，老爺

吸着旱煙袋，走到我面前，摸着我的頭，又用他那滿面縐紋，又莊嚴又慈善的臉，蒼白的鬚子圍着的嘴吻着我的臉，我雖然有點不耐煩，但也不怕，不過仍然是沉默着。他用那輕易不開顏的笑臉對我說道：「乖乖！今天跟着老爺吃飯，喝酒！今天晚上跟着老爺睡覺，給老爺煖腳好不好？你在家不是跟你爹爹睡麼？」

我總是一聲不響，老姥端菜進來，笑道：「老爺不要逼俺孩子，你那個怪臉，怪難看的，不要嚇了俺孩子。」又一把把我拉了過去，「來！乖乖！來跟老娘坐。」

但是我還是跑到大媽旁邊坐了。吃過了飯，太陽已經快下山了，老爺，老姥帶着母親和我一齊到大門外臺子前面散步。舅舅跑出去和幾個長工們

去喂牲口，圈糧食，累得汗珠只滴，母親笑着對我說道：『你看你舅舅累得這樣，你也去幫他忙去呀！』

老姥望着我笑着說道：『你說，不俺讀書進秀才，戴頂子，做官，誰做這種粗事……』當時我並沒感覺她的話對不對，但我只覺得這鄉間的影子：黃昏將近，太陽返照的一片片的雲霞，映着河水，穿過長林，直照到莊上的一帶房屋，飛鳥喳喳的叫着投在樹上，牧童騎在牛背上，在那晚烟靄籠罩中歸來——真是可愛。

『天晚了，進去罷，』老爺說着便帶領我們進門去了，但我却依依不捨那野外的暮景，頻頻地回頭，我的脚步也就跟不上了。母親拉着我，說道：『走罷！明天再出來玩。』

舅舅從牛屋裏出來，笑道：『外甥！今天該乏了，睡覺罷，明天我帶你騎牛

去』並指着屋內兩條黃牛道：『你看，這兩條多麼大！他們今天也累了，在那兒吃草咧。』我要跟舅舅去玩，扯着母親的手，望那邊掙。

『今天睡覺去罷，明天請舅舅帶你到田裏去玩。』母親說着便拉我進去了。

母親帶我住在和老爺老姥對面的一間房裏。我上床睡覺的時候，老姥來了，對母親說道：『明天早上不要起來太早，我另用小銅鍋煮紅米豆子稀飯給孩子吃，大鍋稀飯不好……』

『不要，小孩子家，這樣慣他幹什麼？而且惹人家說我們嬌生慣養；就是不說，也不好。』

老姥不做聲，兩人相對坐了半天，母親道：『舅母今天怎麼不來堂屋來？』  
『她這個人真沒法，又蠢又懶，昨天長啓到關上去接你的時候，不知因為

什麼，叫她，她不理，被他舅舅打了一頓。她見姑娘來了，害羞，不好到堂屋來。有什麼法呢？」

「二三十歲的人了，也不好動手便打……」

「那個不是說呢？你父親的脾氣太不好，一點不是便把長啓罵一頓。」

母親眼睛望着前院問道：「明光上那裏去了？」

「他和他母親上黃家崗去了。唉！」老姥歎了一口氣，「我常和老爹爹

說，老早把分家單親筆寫好，關於身後的事也把他寫好交給你們，我們這大年紀，馬上有個傷風頭疼，怎麼了呢？長啓是個老實頭，只知道一天累到晚，三歲

小孩都欺他。以後……」我到了床上，母親給我脫衣服，我的眼睛已經睜

不開了，聽見他們吞吞吐吐地說話，我也不懂，衣服脫了，母親一面說話，一面給我蓋上被單，拍着說道：「睡罷，俺孩子。」他們又斷斷續續地說，我却一點也

不曉得了。睡得正甜蜜的時候，『勾勾勾』的幾聲把我叫醒了，睡眼朦朧中又聽得，『刮達』『刮達』的羅櫃聲，和轟轟的磨聲，這些現象，都是於我最新鮮最有趣的。覺得我的生活又改換了一個環境，又覺得我自己更高貴起來了，非常高興。伸一伸腰，把頭放在母親的懷裏。母親用手撲着我：『孩子！你醒了？』

『我要起來。』

『睡一時，天早咧。』

『我要跟舅舅去騎牛。』

母親把手拍我的小腿笑道：『你舅舅早已到田裏去了。』

『那麼我爲什麼不能也早到田裏去？』

母親看着我臉笑着說道：『你這個小東西，平常不說話，說話的時候，真敢

人難以回話！你舅舅做莊稼，你又不做莊稼。」

老姥聽見母親和我說話，便在外間慢慢地捧着煙袋輕輕地走進來，說道：「乖乖，你這大早就要起來了？再睡一時起來，吃紅米稀飯。天還早咧！」

「俺媽！你爲什麼這早晚的起來？你該多睡一時，這大年紀了！」

「那天不是這時起來？姑娘，你以爲我睡得住嗎？我不起來，他們都要睡到太陽上牆。」

窗戶已經透出光亮了，夥結們已在外面打掃院子，堂屋裏，舅母也在那掃地抹桌子，打掃神櫃，老爺也在那屋裏咳嗽。母親把我穿起來了，下了床，把我一推。

「到老爺那裏去叫一聲老爺。」她吩咐道。

我小時因爲母親驕養慣了，怕見人，見了人又怕說話，所以我總不願去，在



是母親瞅着我，這就是表示這個命令非服從不可的，我就不自在，慢慢地踱到對門房裏，老遠地站着，不到床面前去，挨了半天，才挨到腳搭跟前，一句話也不說。老爺把身一翻，臉從裏面轉過來，伸手從小桌上罐子裏拿了三個洋酥餃子遞給我道：「這孩子真有點古怪，快活時候不說話，生氣的時候，更不說話。不要逼他罷，來了就是了。」一面笑着道：「乖乖！你吃罷。這是你老姥親手做了給外孫子吃的；這是你的特別權利。」

母親進來了，叫一聲：「俺爹！你不喝什麼罷。」

他道：「不喝什麼；我起來再說。」

老爺起來，穿好衣服，洗了臉，拿着長桿煙袋，一隻手拉着我走到堂屋去，叫道：「老姥呢？還不拿早飯給我們吃？」

「來了！來了！」她從廚房裏答應着，端了一個托盤走了進來了，上面

擺着六個六寸大的碟子的小菜，一大盤剛出籠的饅饅，熱勃勃的，一齊放在桌上，母親捧着一鍋稀飯，舅母拿着碗筷，安排好了，添上稀飯，我仍舊坐在母親身邊。那稀飯顏色是紅殷殷香撲撲的，我笑嘻嘻地歪着頭望着母親說道：『大媽！天天吃這樣的稀飯就好了，爲什麼你在家不弄給我吃？』

老姥笑道：『好好！乖乖！大媽不給你吃，老姥給你吃。明天叫舅舅打好了，等你娘兒們回家的時候，帶到關上去，教大媽天天煮給你吃。』這個禮物老姥送得起。

說着大家一齊笑了。我問：『舅舅呢？他怎不來和我們一塊吃？』

『不要問他，他一天做到晚的活，那有工夫和我們一塊吃飯？』

老姥用筷子撿了許多菜在我的碗裏，指着道：『這是鹹肉，這是滷雞，這是雞蛋，這是醬瓜子，醬刀豆，這是蘿蔔乾，——都是家裏的東西，鄉裏的土產，大半

都是你舅舅辛辛苦苦的換得來，你老爺留着給你吃的，乖乖，吃罷。」

稀飯我吃了兩碗，饑饉我吃了兩塊，母親把眼睛瞥着我，我便把筷子放下，因為我已懂得她的意思道：「已經吃好了，乖乖，放下筷子罷。」

吃過飯，母親跟着老姥帶着我到家門裏舅舅舅母家走走，到處都好像接天神似的，我覺得怪醜的，尤其是那些穿紅戴綠的表嫂表姐們纏着我，或是拉着我的手給東西我吃，光賴大表嫂抱起我來望着母親笑道：「小姑，你真有福，你看表弟生得這麼俊！也不曉得那家的大姑娘有福，招這個好女婿！」

那些小姑娘們，表嫂們，都把臉一紅，撲斥一笑，長煥舅母嚷道：「你這個潑辣貨，真正不知道高低上下，表弟多麼規矩，你也不裝作一點，還是這樣沒有家教的樣子，不怕表弟回去說，惹人人家笑我們鄉裏人不知道禮節？」

差不多家家都是這樣的情形；尤其使我現在還牢牢地記在腦裏的是那

些天真爛漫的表姪兒，表姪孫們，他們一齊都圍着道：『走！表叔（或爹爹）我們一陣去玩去騎牛，打毛球，掐蚯蚓，藏老貓（捉迷藏），過幾天西頭渡口裏唱戲，我們一陣去看戲，我們還有花生，芝麻糖……吃咧！』

我在家裏母親平常不許我出大門，一天到晚關在家裏，沒有機會和外面的小孩們接觸，今天看見他們，快活極了，若是天天同他們一起，跑到田裏去看種田，跑到河邊拾蛤蜊，真比我在家念書快活。看看母親的臉色，似乎不許我去，意思好像說道：『不要輕子和他們玩，他們都太頑皮了，我不許你去。』我老大不高興，但是有什麼法呢，只得和母親一聲不作地回來了。到了老姥家的臺子近邊，舅舅肩上扛了一個鋤子，手裏提着一個犁頭，放牛的驢哥，在後面趕着那個黃老尖從溝壩外走來。

『外甥！今天沒有到田裏去玩。呵！我忘記了！因為我起來的早，來

不及叫你。」他微微地笑着，到了臺上便站在那兒等我們到來，一齊進了門。我們到堂屋裏休息，他還是丟掉這個，又去弄那個；丟掉那個，又去弄這個。他不願閒着，就是表示他對於勞動是有興趣的；不知怎的，我總覺得舅舅是最可愛的人。

母親看看舅舅，歎了一口氣，馬上又止住，便同舅舅說道：「二哥！你也該休息休息罷！就是這樣地累，累倒了怎了？」

「爲什麼只舅舅一個累呢？」我抬着頭望着母親含有無限的疑慮問道。

「唉！小孩子！你那管到這些事！去喊一聲「舅舅」！」母親很難過似地吩咐。我跑到舅舅面前，照她吩咐的話，叫了一下，舅舅把肩上手中的東西連忙放在地下，雙手把我抱起來，喜歡得眼淚都下來，這是忠厚老實人的特性，吻着我的臉慢騰騰地說道：「叫舅舅怎麼樣呢？又沒有東西給外甥吃，

而且我一天瞎忙，又沒工夫帶你玩！」他又默默地睜了一回。「我這樣莊稼人，竟有這樣一個可愛的外甥，我是有希望，有幸福，在我們姓黎的姓中，雖然有許多看不起我，欺負我，眼角子不睬我，但是我只要有這樣的外甥，天天聽見這樣的「舅舅」「舅舅」叫我幾聲，我就滿足了！什麼不快活的事都雲消霧散了！」

「你們娘們還不進來？」「好，舅舅把他抱進來罷。」老爺老姥早站在家門口在那兒張望我們了。我們到家之後，老姥又趕快把洋酥餛飩，鍋餅兩樣拿出來給我，「乖乖！現在餓了罷？先吃點點心，一時就吃晚飯。」

「今天玩了一天，明天不能再玩了；再玩簡直要把書都忘了，回家上學的時候，怎了？從明天起，須要這樣地做功課：

早起 溫孟子三遍，才許吃飯；

午前 寫做兩張（大小字各一）

溫大學中庸各兩遍，才許吃午飯；

午後 溫詩經一本（兩遍），才許吃晚飯。

你讀書，娘在旁邊做針線，錯了我告訴你；讀完了，我或是老姥帶你到門外邊玩一玩，下午有空，我們還到田裏去耍咧！』

我討厭極了，什麼詩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都是對頭！一見了牠，我就頭痛，心裏時常這樣想：『與其整天念這倒楣的東西，還不如跟我舅舅去下田，跟那個小兒去放牛，唱山歌！』但是母親的命令，終於不敢違抗。母親常常教訓我道：『你伯伯考了幾考，沒有進學，老姥氣壞了！就指望你爭這口氣咧！你再同你伯伯一樣，我怎樣抬頭見人！』

我當時聽了這話，毫無知覺，但只迫於威嚴的親權，不得不照樣的『詩云，

子曰』唱他幾遍。只要字句不錯，遍數夠了，我的功課便算完了。母親也高興了，姥姥也高興了，洋酥餃子，鍋餅也就到了嘴了，身體精神暫時得了小解放了。因此母親在親戚中間得了教子有方的名譽，姥姥也時常對人誇口，『俺孩子實在聽講，教他讀幾遍就讀幾遍；教他什麼時候出去就什麼時候出去；要他什麼時候回來，就什麼時候回來，一點不敢違拗；』大家也就一唱白和，這個說，『外甥真規矩，』那個說，『表弟真孝順，那像我們這些爺（說時眼睛望着我那些表姪表孫子）都是和泥鱸差不多。』——這些話我到現在，三十年後，還是記着，還是帶着無限的慚愧和煩悶地記着！當時不明白這些話帶了人類史上許許多多的恥辱和痛苦！

鄉間的生活非常的舒服，雖然讀書的時候好像上了鐐銬似的，但是功課一完，便是出籠之鳥一般的快活，不過也不敢過於放肆，因為母親是最講禮教



的最可恨的就是不許我和那些表姪表姪女表姊妹們去玩，但是後來也就習慣了，不敢到外邊去，見了那些亂奔亂跳，又喊又叫的孩子們，便有點女性似的，臉一紅避開了。母親只有把我交給舅舅帶了去玩，她才放心。

這樣地過了半月，正高興的過着！那天晚上，母親忽然告訴我：『伯伯在家要發急了，而且過幾天不回去，要耽誤許多功課，明天請舅舅送你先回去罷！』我把頭一扭，身子一歪，鏗鏗唧唧地表示反抗，老姥老爺也不願意我走，於是我覺得我要勝利了。

『好罷，明天再過一天，後天走罷。』

我還想力爭，但覺得這個勝利，已經很微倖，只得等到明天再看罷。第二天晚上母親沒有提起我回家的事，『她該是忘記了罷。』我便安安穩穩地睡去。

天將亮了，我正在那打算小心地度我這次不可多得的快樂生活，但是情形不對了。母親老早起來，把我的衣服，玩具，書包，等等一齊捆好，我恐慌起來了，眼淚也不知不覺地在眼眶中出現，母親似乎沒有看見，只是不睬。

『過一回，穿你起來，今天要回家了。』母親這樣地說着，她看我不做聲，又扳着我的臉，疼了幾下，鬚髯極力安慰我，要我不要再那樣的不高興：『過幾天我也就回家了，不然我再請舅舅去接你來！俺孩子，不要教大媽爲難。你曉得，你再不回去，你伯伯要和我鬧了。乖，今天吃過早飯跟着舅舅回去罷。』

母親出去了，老姥在那和她說話。

『把二哥找來，』母親這樣地說。

『今天真要教他去！我倒講，教孩子再過兩天去罷了，爲什麼這樣的逼他？怪可疼的！』老姥這樣地說。

『不行，你不曉得他伯伯的脾氣麼？說不定現在已經在家急的不了了！再不回去，將來他要對我生氣的。』

『好罷，一回叫長啓來。』

『舅舅，你今天送喜子到關上去罷，』母親大聲的說道。

『怎麼不讓他多過幾天？外甥怪可疼的，到老姥家來，住不幾天又走

了！』慢慢的說着，他的聲音雖極平靜緩和，但却聽得異常清楚。舅舅真是

好人，只有他才真正地疼我；但是他一人之力終于寡不敵衆，這時只求老爺爺站在我這邊，幫助我，留我一下，或者可以壓倒母親。一時老爺從他的床上發出

那又響亮又宏大的聲音來；先咳嗽幾聲，然後喊道：『你們在那兒商議什麼？』

『姑娘真是！要教外孫去家，你想這樣小的孩子，爲什麼要牢牢地逼他，怪可憐的！』老姥在那兒抱怨母親。

老爺說話了，我具有無限的希望，知道他是我現在的命運的最後決定者。只聽他說道：『論理不應該孩子離了母親先回去；但是老姥，你要明白，在老姥家住固然是好，不過孩子已經在書房讀書的了，而且竹坡又是極力望他的兒子上進的，怎好儘留他在這兒！今天教他舅舅送他去家，過幾天再教舅舅去接他，這樣也好說話些。你看怎樣，老姥？』

我聽了老爺這一段話，把頭向被裏一鑽，在那裏偷偷地悶起來。這時老爺也不好了，只有老姥舅舅好；但是事情是沒有挽回的了。

沒精打彩地讓母親給我穿上衣服，洗了臉，出了房門。今天也不高興跑到老爺那兒去請早安了，只望着老姥呆呆地坐着。

一時老爺起來了，洗臉，吃旱烟，咳嗽，喝茶，出了房門，看着我笑道：『乖乖！今天爲什麼不招呼老爺呢？呵！我明白了，老爺不留你是罷！』

說着便坐在他天天坐的那個座位上，可巧飯也端上來了，這時他的嗓子裏又發出銅鐘似的聲響，怕人似的：「來罷，乖乖，今天老娘爲的你要去家了，特地殺了一隻筍雞，買了幾條鮮魚，親手做給你吃的。來罷，老爺檢好的給你吃。這是雞肫，雞肝花，這都是你歡喜的。吃罷，爲什麼只鼓着小嘴，不動筷子呢？」老姥央着，母親也用那平常沒有的平和的顏色，教我吃。我終於勉強吃了一些。母親給我洗了臉，穿上很新的長衫，雲頭花鞋，洋傘，指着那把洋傘道：「回來教舅舅給你拿着，到船上好打，不然，要晒壞俺孩子的白臉。」

老爺吃好了飯，拭了臉，提着旱烟袋，走到堂屋門口，向着前廳喊道：「長啓吃好飯沒有？」

舅舅在裏面，飯還塞在嘴裏，答道：「就好了。」

「你吃好了，把划子弄好？」

不多一回，舅舅來了，口裏說道：「划子弄好了，外甥富真要走了。」

我聽了這話，好像萬事都絕望似的，眼圈又紅了。母親對他擠擠眼，含糊

地道：「是的，是的！俺孩子要回家了！」

她眼睛望着我又繼續說道：「俺孩子乖，跟舅舅去罷。」

「不慌不慌！天早來；還有東西沒拿去；長啓，你來！」舅舅跟到東屋裏

去，一刻他搬了一大抱東西來了，呵，兩隻火腿，兩串鹹魚，兩罐醬小菜，姥姥手裏又提着兩隻老鴨，兩隻母鷄，她說：「這些都是鄉間的出產，通統帶去，一半送給你爹爹奶奶，一半留給你父子兩箇吃。」長啓，你記清楚了，先把牠送上船，教老王去看着，然後再來帶俺孩子。」

舅舅叫了打長工的老王把東西送上船去了，姥姥又忙着到房裏去捧了兩罐子東西出來，笑道：「這專門是給你的，也是姥姥特別給你的賞號；這罐子

是洋酥餛，這罐子是鍋餅，帶回家慢慢地吃罷。你娘回家時，老娘還做一些給你帶去。」

我高興極了，用我那雙黑而有光的沉默的大眼歪着頭微微地笑着，看着她胸中的沉悶苦惱着實消除了許多，很平坦地跟着舅舅走了。母親，老姥，老爺，都在後邊走着，舅舅把我抱起來，一隻手還提着那兩罐子點心。上了划子，舅舅拿着舵，老王棹着棹子，開了船，母親，老姥都站在那臺上遠遠地看着，直待划子順流下去轉了灣，莊子，樹，人物都漸漸地沒入野曠天低的雲霧去了。

我呆呆地坐着，那河裏的水流得異常的快，兩岸的樹木蔭着那光明和暖的太陽，迎着那微微的和風，倒很舒暢，但是總敵不過我那離開了母親，離開了老姥，舅舅，離開那可愛的村居，鄉景，野趣的憂思煩悶，那樹兒綠得可愛，那空氣分外的新鮮而自由。然而我的心思還是不住的想那台上什麼樣，屋子什麼

樣，紅米稀飯，老姥……

舅舅慢慢的划着船，現出很驚異的神情看着我：『外甥！你爲什麼不說話？你今天吃洋酥餃子麼？』我點點頭。『那洋酥餃子好吃麼？』我又點點頭。

『你還是喜歡你老姥呢？還是喜歡你老爺呢？』這可爲難了；點頭好，不點頭好呢？還是不作聲，頭也不點罷。其實對於老姥我是願意點頭的；對於老爺却不然了。

『這麼說法：你喜歡老姥麼？』我點點頭。

『喜歡你大媽麼？』我又點點頭。但是當時有點奇怪，爲什麼這樣問。

『此外你還喜歡那一個呢？』

『伯伯』我說。



老王回頭望望，笑一笑，仍是掉他的棹子。

『還有那個呢？』

我忽然把頭一歪，『舅舅，你！』又接續問道：『過幾天我還到鄉裏來罷？還是你來接我罷？』

老王回頭看看舅舅，又看看我，笑一笑，仍然向前棹着。他很奇怪，看着舅舅說：『二爺聽了大學生這一句話，你那所有的煩悶，憂鬱，一肚子的不平之氣，都應該消滅了。大學生這句話實在是神聖的，只有神聖知道！』

舅舅似乎全身都在震動，臉上通紅，眼裏不覺簌簌地流下淚來。我很恐懼，也要哭了，舅舅忽用手一指道：『外甥，你看！天上那一羣的鳥兒多麼快活，多麼自由！他們都有朋友，都有伯伯大媽，兄弟姊妹，並且他們之間都很互相幫助，沒有強的欺負弱的，也沒有一個不做事情只吃飯的！』

「我們怎麼不同鳥兒一樣？鳥爲什麼又不同我們一樣？」我說。

舅舅睜着眼道：「外甥糊塗了；人是人，鳥是鳥，牠們怎能和我們一樣，我們又怎能和牠們一樣呢？」

「爲什麼人是人，鳥是鳥呢？」

「那末，舅舅學問淺，就不曉得了！」他現出很窘的樣子，「這要等到你，外甥，長大進學以後，飽讀詩書，然後就明白了。」

「怎麼叫做進學呢？」

「進學就是戴頂子。」

「戴了頂子就明白了？」

「就是說你飽讀詩書才可以進學，那末自然沒有不明白的事情了。」

「進學必須要飽讀詩書；那末，詩書吃飽了，可以不要吃飯了？」

舅舅聽了，竟把他那永遠未曾開過的笑臉，忽然地哈哈笑的不了，我却莫明其妙，只是不住的看着他。他見我那凝重莊靜的樣子，馬上止住了笑聲，然而臉上却現出極歡悅的神情，自言自語地道：『回得奇怪，這個小孩真奇怪！』一刻又向着我道：『外甥！這些事情，舅舅那裏曉得？你要曉得舅舅是個莊稼漢子，肚子裏一點墨水子也沒有灌過，怎樣能知道這些古理古怪的開天闢地的事呢？』

『舅舅！肚子裏爲什麼要灌墨水子呢？灌了墨水子就知道這些事了？我回家教伯伯給我墨水子喝。但不知苦不苦呢？』我鄭重地望着他的臉，要求他回答我這些問題。

他又自言自語道：『平常這孩子和舅舅一樣不說話，爲什麼今天這樣的刁嘴？把我問的無話可說！』

這樣地說來說去，兩個人都似乎感覺到這是我們一個大人，一個小孩，平生的奇遇。我正在默默地思索這些問題，又想到，「舅舅爲什麼不告訴我呢？爲什麼舅舅只是笑呢？他自言自語的話，我爲什麼不大懂呢？」

「哦！外甥！你看，快到了，」舅舅手指着遠遠的一些船桅的地方，「那不是清河口？那一隻頂大的船，前邊挂着虎頭牌的就是抄號船。」

「抄號船？大媽怎麼沒對我講過？」我向遠處望去，喊道。

「又來了！抄號船是關口上稽查過往貨船，收納關稅的官船。」舅舅答道，並且顯出那「你不要再苦我罷」的窘態來，只是要打斷我的問話。我還是追着根問到底，「怎麼叫做關稅？又怎麼叫做官船？貨船爲什麼要查？」

舅舅只是說道：「快到了；快到了！你望！那不是南門樓子嗎？那麼多的船桅好像光桿樹林似的？你聽！噢噢叫地，船上打號子咧！」

我一看果然不錯。那麼大的城池，又當那淮南鹽務正盛的時候，來往的船隻，真是風颿上下，絡繹不絕，常泊在本鎮的總有千把幾百號大小船隻。那南堤的楊柳垂垂，護着那雄壯的殿宇，南面一望平蕪，算是本鎮最好的風景。這時已經看見了。我心裏只想着家裏還是和從前一樣罷。伯伯在家裏等着我咧？奶奶也該在家罷？大媽不在家，我可以跟着奶奶去走人家了。最好是舅爹爹家跳堂戲，那我就快活了。」

划子穿過了多少大船，不覺又到了西門了。

『就泊到這裏罷，王家，』舅舅道。

駐了船，王家先上岸，抱了我下去；然後又上船，把東西一件一件地搬上岸。一一付挑子挑進了城；舅舅把划子付托給碼頭上的相熟的人照顧着，抱着我走回家了。到家之後，伯伯接着我，喜歡的話也說不出來了。接着就是奶奶，

爹爹都很喜歡。舅舅一把帶來的火腿，鹹魚之類交代清楚，爹爹奶奶無非說了些謝謝，老姥老爺怎樣好，招呼留舅舅吃飯才走的客氣話，舅舅也慢慢地答謝了。却是忙了伯伯。他教書房裏的學生去沖茶，拿烟，又是買菜，叫乾娘煮飯，又忙着對我說道：「收收心，才上學。」

「自然要休息一兩天，」舅舅拿起錢袋就要走。

「那裏去！吃過飯才走，二舅！」伯伯一把把他的錢袋拿了下去，「就吃中飯了，你到這裏還客氣！」

我們待客的菜很簡單，大概是一碗蛋糕，一碗紅燒肉，一碗炒筍雞，一碗白菜罷。舅舅便在我家吃了中飯，便拿了錢袋走了；臨走的時候，我心裏很難過。舅舅也捨不得，出門的時候，又把我抱起來吻了幾下，紅着眼圈說道：「乖乖，過幾天我就來接你好？」

這時我總覺得家中除了父親，沒有可以使我留戀的，那樣廟門似的大門，深深的無情的院落，冷苦慘淡的牆壁，無一不使我感覺得異常枯寂，冷落，『爲什麼我們不下鄉去和舅舅老姥同住呢？』我當時這樣地想着。眼望着舅舅出了廳屋，出了大門，看不見了，然而那臺子上扛着鋤頭的舅舅，赤着腳，流着汗從田裏回來的舅舅，掉着划子和我說話的舅舅的聲音笑貌和影子，却時時刻刻印在我的腦海裏。自此以後，伯伯就是我唯一的安慰者了；早上替我穿，晚上替我脫，吃飯的時候，替我添飯，檢菜，渴了替我斟茶。一時不見我，他便要四處張望。伯伯這時是鹽釐局設立的義塾的先生，其實就是一個人獨教，在家中設教，學生大小有十幾個，我也是其中之一。有時鹽釐局派人來考查，我取得很高，總得些紙墨筆硯等等的獎品，父親母親都很歡喜，不過我自己却感不到什麼趣味。但是我對於照例的功課，每天一張大字，半頁小字，幾頁生書，

幾本熟書，都是交代清楚，不願托懶。因此我也就算是塾中的數一數二的好學生了。

這時大概是陰歷五月底了，天天下午書快念完的時候，我到伯伯面前，不作聲，先把頭一昂，伯伯便會了意道：『呵！你要吃綠豆糕。』從抽屜裏拿了三十個銅錢給我，我並不要他發命，叫人去買，我自己會找人；因為同學中都以爲我是先生的兒子，平常的功課和那一筆字，他們都很仰慕我，我居然成了這個塾中的一個特殊階級。

『綠豆糕來了，龐聚興家的，』一個同學名叫王文德的把牠送到我的書桌上。我分給他一兩塊，其餘的我就大大方方地吃了，先生不管我，因爲這是我的特殊權利，他人是沒有的。吃不完的包好，放在抽屜裏留着放學之後再吃。我從小一直到現在，糕餅當中，冬天我喜歡吃的是龐聚興的酥糖，夏天我



喜歡吃的是龐聚興的綠豆糕，我這個習慣，不但伯伯大媽十分曉得，老姥，老爺，舅舅都十分曉得，就連我的老婆，後來每逢我年暑假去家，她總要買酥糖，綠豆糕放在磁罐子裏，晚上拿給我吃，在我們沒有衝突的時候。夏天我只要有綠豆糕，而且是龐聚興家的，我那時的生活大半都滿意了。雖然時常想起母親，老姥，舅舅有點難過，但也就很平常的過下去。

一天晚上，天氣很熱，太陽雖下了山，但那炎熱的餘威還布滿在屋子裏，院子裏，苦悶得異常，我感到萬分的寂寞，伯伯用盡方法安慰我，我總是不高興，也不睡覺，也不玩，也不說話。正在那兒難過的時候，膨膨地打門，把我吃了一驚。伯伯忙着出去開門，只聽得『……在家麼？……在家麼？……快……快……快請他去，快請他下鄉去；俺爹……』我叫起來了，『舅舅來了！舅舅來了！來接我了！來接我了！』飛也似跑了出去，果然舅舅來了；但是我却吃了一驚，他的

臉白得好像一張紙樣，那樣憂愁恐慌的樣子和急切希望什麼事還沒辦到的神情，令我嚇怕起來，跑到伯伯的背後藏着，又偷偷地看看他，又想招呼，又不敢招呼；爲什麼他臉上那些汗呢？望着那汗珠子豆子大一顆一顆地望下掉，舅舅還是和那個打架，受了屈了吃了虧了？又只見伯伯一面穿襪子，一面問道：『怎麼樣呢？』舅舅渾身亂戰說道：『可怕！可怕！只等韋先生去救命了。』

姑娘教把外甥也帶了去，不然，恐怕……。」父親道：『你那皮拜盒裏什麼東西？』

一句話把他提醒了，舅舅愕然地道：『哦！你不講，我却忘了，』連忙把拜盒交給伯伯，『這是田契，字據，分家單等等，姑娘特爲教我送到關上來給你收好。』

父親收下拜盒，走到後堂，把牠放好，又轉身出來，急急地問道：『究竟什麼病？』

『大概是……是受了暑，昨天請先生下去瞧了，開了方子，他不用，偏要自己開方。』

今天早上我上關來拾了藥，回家就煎給他吃了；沒有一個時辰，

就大大地發作了；又是叫，又是喊，在床上翻來覆去，恨不得要抓心，快一點罷！舅舅急得要哭了。這時我才曉得老爺病了；我也怕起來了。伯伯又問道：「他自己開的藥方在那裏？」舅舅便從腰裏掏了一個白紙單出來，父親看了把脚一踩，叫道：「糟了！糟了！既是受了暑，爲什麼又吃這樣的暖藥，這不是要……！走！我們趕快請先生去。你帶轎子來沒有？」舅舅說：「帶來了，那不是轎子麼？在門外等着來。」他們慌慌張張出門去了，轎夫抬着轎也跟着走了，我只是打寒戰，恨不得一下跑到鄉裏，看看母親，看看老姥。不多一回伯伯舅舅都回來，他們好像有點希望的樣子，伯伯輕輕的說道：「好了！先生坐轎去倒好，快一點！我們也趕緊走罷！」

伯伯替我帶了兩件汗衣服，在家中交代一下，連忙出門到河下去，上了划子，三把棹子箭一般地向前駛去。其時已九點鐘了。天黑得可怕，雖然我們

帶的有大燈籠，然而四面一望，完全都沉沒在這黑暗的，陰沉的世界裏，河裏的水映着天上的星光和微明的燈做我們行路的嚮導罷了。伯伯和舅舅他們在那兒長吁短歎斷斷續續吞吐地說話，我的磕睡來了，伏在伯伯的身上呼呼地睡去。猛然間老爺提着長桿烟袋站在門口，但是……爲什麼沒有從前那樣精神呢？爲什麼臉上現出苦悶悽楚的樣子？見了我又爲什麼一言不發？老姥舅舅在旁邊都不說話，大媽也不和我交一語，這是什麼道理……忽而覺得我的身子被人抱起來了，『到了！』這末一聲把我驚醒，我使大叫『伯伯！伯伯！我怕！』舅舅抱着我道：『外甥不要怕，舅舅伯伯都在這裏。』伯伯打着燈籠在前領路，舅舅抱着我上了岸，上了臺子，大門大開着，人聲喧嘩叫，我在睡夢中，鬚髯聽得很忙亂的樣子。

『姑娘！外甥在這裏！怎麼樣？現在……？』舅舅戰慄地小聲問道。

「唉！很壞，很壞！先生來了，說是……」母親哭了，「開了方子，派人到關上去檢藥去了，一時又不能到嘴，恐怕……恐怕來不及了！」舅舅也哭了，老姥接過我去也哭了，「姑娘怎了？若果有個好歹，我也……只有他苦呀！」手指着舅舅，「姑娘，你是有福的，千萬不要傷心，他舅舅的事，我們的事，都在你一個肩膀上咧！」老姥變了樣子，臉上瘦得同鬼一樣了，頭髮也白了，和那青白色的容貌，我掙了下來，跑到母親那裏抱着母親的頭，把臉伏在母親的頸子上，不作聲，老姥怎樣地親熱我，我也不去親近她了。

母親叫我「叫老姥」，話還沒落音，老爺在裏面喊了，那可怕的聲音，尖而且厲的慘聲道：「誰來了？喜子嗎？快來！快來給老爺看看！」

伯伯母親拉着我到了床面前，老姥舅舅也跟着進來，他把那通紅要見血的眼睛，從那灰白的眉毛底下顯露出來，好像從黑地裏放了一道紅光似的，我

覺得毛骨悚然，母親曉得我的胆小，支吾幾句，便把我拉出來了。忽而聽見裏面『心裏難過呀！滾油澆心呀！』這一類慘痛的聲音；又聽見『我把一切都布置好了分家單我也親筆寫好了，他們萬不能和他糾纏，戈相公，你看是不是呢？』一類的話；忽而又聽見我那不會說話的伯伯嘴裏嗚嚨嗚嚨地安慰他。老姥帶着病從廚房裏端了菜飯來，這是她的習慣，我吃的飯，總是老姥親手檢點。我和伯伯坐倒吃了，教舅舅陪着我們吃，他却只是擦一把，摸一把，在地下蹲着。母親坐在我旁邊照應我吃飯，輕輕地同伯伯說話。

『那個小皮拜盒，他舅舅拿去了，你收好了罷？』

『我收好了！怎麼辦呢？』

『只要那個盒子收好了，我們就有了把握！你曉得，他老爺病了沒有兩天，前前後後都變了相了。』

「怎麼樣呢？」

「東前院的桂大哥的父子，後院的龔大爹，和明福弟兄兩個，西院的歪頭大哥都來了；他們又做尸婆又做鬼，在廳屋堂屋對着家們親戚唱洋腔，說是什麼要大做咧，什麼祖父死了有長孫咧這些鬼話！」

「廣餘怎麼樣呢？」

「他現在還不算上天了嗎？他爹爹沒有病的時候，和我們就同陌生的路人差不多，從不見他從前院走過來看看我們；他爹爹病了，他快活死了，巴不得現在就斷氣，他便可做霸王了。現在他也孝順了，跑來跑去，兩個眼睛老鼠似的東張張，西望望，好像是說：「哼，不久我便是你們的主人了，現出那又驕傲，又醜惡，又卑鄙的樣子來。」」

「其實這孩子也並不怎樣大壞，不過……」

「是的呀，就是那些鬼——家鬼害家神！他們現在把他恭維的了不得，那孩子怎樣逃得出他們這樣的騙局！剛才你們在俺爹房裏，他不是從人空中攢出來還在那招呼你咧嗎？現在他見我們都昂起頭來了！將來免不了——一場……」

「我看不至于……罷？當真這樣……」

「你看！一定！一定！不過無論如何俺媽親生的就是我一個人，二哥雖是皮兒子，但是他這樣的孝順，這樣的死做死累，天地間少有，你看他待俺孩子罷，簡直比親生的兒子還重得十分，我們怎樣能不問……」

父親聽到這裏略有一點遲疑，只是說：「還是能不破面，和平處理的好！」

「你不要問，我拚命也要使俺爹不至於死在九泉都不安……」

伯伯看母親生氣，便安慰她道：「不是這樣說，我不過是君子以禮爲先的



辦法，你的事不同我的事一樣嗎？」

老姥也只是在那兒哭，伯伯又極力地安慰她，「不要着急，大伯的病不是絕望的，看這劑藥吃下去怎樣。你老人家還要好好保重，不必過於憂慮，什麼事都有一定的……！」

老姥低着頭氣喘喘地哭道：「戈相公，你不知道；老爺病恐怕難好，因為有點奇怪，他今年春間就天天寫字，所有分家單，出首廣餘忤逆不孝的稟帖都寫好了；又把所有兼祧的文書及和我們的婚書，都收拾在一塊，交把我收着。他時時刻刻恐怕長啓這個苦孩子，在他死後，被人家作踐，通統寫在他的遺囑上邊。昨天我交給長啓帶到你家去了，你看見麼？你想，他想得這樣周到，不是要死嗎？」

「而且」她用手帕子擦了鼻涕眼淚又繼續說道，「戈相公，你曉得，俺這

一圈子都是鬼，老爺病得要死，他們都出頭了。那孩子（手向前院一指）又是毫不省人事，人家一恭維，他便不知天高地厚了。那些人，你沒看見麼，現在還有幾個在廳屋裏，幸災樂禍，不把人家攪得家敗人亡，他們也不甘心！戈相公，我禁得起他們這樣擺布麼？你大伯有個好歹，我也就跟他去了！省得後來受罪，並帶累姑娘。不過無論如何，將來的担子總是落在你倆身上，萬事要看我老夫婦分上！」伯伯這時只抽氣的在那兒揩眼淚；我也哭了，大媽也哭了。

「俺媽！俺媽！」大媽忽然收了淚叫道，「我們只是在這兒亂嚷，忘了一件大事，究竟一切身後的事，預備怎樣呢？十八口子亂當家，末了一事無成，這個大熱天，假使有個萬一，一時不得到手，誰担得起這個責任；靠人不如靠自己，我看還是他伯伯和他舅舅連夜坐划子到關上去預備去罷。看好了弄了來，不

用存在那兒，這大年紀，也該老早預備了。」

老姥連連點頭歎道：「是的！只有請戈相公辛苦一趟了！」

舅舅點上燈籠，帶着兩個夥結跟着伯伯馬上走了；我也磕睡了，大媽把我拉到房裏上床睡了；老姥顛顛仆仆地跟到屋裏來。『姑娘，你帶着孩子睡罷，不要起來了；你爹那屋裏，有我和他舅母照應，並且有老張和李李兩個輪換着來帮忙，可以了，你不要來了。』母親說道：『那怎麼可以？俺媽，你看看你的樣子罷，不要你熬夜，我和舅母帶着老李老張他們輪流看夜，你安安神罷！』

夜間雖有許多的聲音，我却睡得正熟，也分不清楚，大致是看護病人和探視病人悄悄來往的聲音罷。忽然聽見人聲嘈雜，忽而聽見大媽老姥的哭聲，一些雜亂的哭聲，我嚇醒了，便大喊：『大媽！大媽！』『乖乖！你老爺過去了！你從今後再不能和你老爺說笑了！』大媽忍着淚，吞着聲地告訴我，大

概是怕我嚇怕罷。我不知怎地也大哭而特哭起來了。母親安慰我道：「俺孩子不要哭！還有你姥姥在，她還是一樣地疼你。」但是我這種哭，並不是真知道當時那種人間的悲哀和慘痛，更不知道這一死之後的種種悲劇，只是小孩子給大人的一種同情之淚，是自然的衝動。

『不要動，不要動，以後的事，都要問我，我是承重孫！那個……』噲噲地號起來，好像我們小孩子們平常向爸爸和媽媽要糖菓兒撒賴的樣子。母親把神一凝細細聽了一回，臉都白了；但是母親雖說是個女子，雖說遇到極其傷心的事情，她也哭得慟，遇到極其可惱的事情，她也氣得厲害，她却不像別的女子止哭，止氣。她能以在極可痛的時候收住了她的淚，她能以在極可惱的時候忍住她的氣。所以她能在那亂七八糟，衆口紛紜的時候，看出這事情的蹊蹺；在那你爭我鬥，十八口子亂當家，是人是鬼分不清楚的時候，她能以抓住

這事的樞紐來。母親後來常常告訴我們說：遇到事不要慌張，不要動氣，應當先把這事的前因後果想一想，找到牠的源頭，然後想方法處理，一慌張，一動氣，便要失敗。母親這時恰是運用她這種智慧的力量收住了淚，忍住了氣，笑着對我說道：『走！我帶你去見老爺一面罷！』

拉我出了房門，正值我那不常見面的表兄，見了母親，扒在地下就磕頭，就嚙，母親笑了一笑，『嚙什麼呢？現在你好了！要做主子了！但是無論如何，你還要讓我們幾天，讓你爹爹的喪事完畢，就是說還讓你奶奶把喪事辦了，你才來做主子不遲。平常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你曉得停尸在床，阻撓棺殮，犯什麼罪？你担得起麼……』

只見表兄起初還有勇氣，想拿他的新地位，新威權來壓迫母親，母親話還沒說完，他便軟下去了，『諸事還要小姑做主。』

「我雖是你爹爹親生的，但終久是女的，是親戚，誰能管你家的家務？不過我不能看見你爹爹生前所願望的事情被人阻撓了，破壞了，不問。只希望你們不要鬧得太不像樣了……」

母親回過頭來對着站在旁邊一位鷹鼻子，羊眼睛五十多歲高高個兒的老頭看了一看，他們，你看，在邊旁看笑話罷，就是這個東西壞，他却一塵不染地做好人，摸着鬍子做好做歹地幫腔。

「桂大哥！」母親用一種極嚴正却又極平和的態度望着他道，「你是我們姓黎的當中，明理的，又是有力量的人，現在俺爹死了，你更是個出色的人物了，而且你又是這一方的紳士。」

又對着一個彎腰曲背，滿臉繃紋，有六十歲以上的老頭子說道：「龔大爹，現在你是我們族中的戶長了。俺爹死了，尸還停在床上，就要出醜。廣餘這

個孩子不懂人事，你老人家和桂大哥應該負這個責任，以後有什麼事我只有請教你們兩位了。」

那個五十多歲的桂大爺把臉紅了滿面，又是咳嗽，又是吐痰，只是支吾，那個老頭很局促地說道：「自然不能胡鬧，我也同他們說過，廣餘那孩子……」他看了桂大爺一眼不望下說了。

「好罷！現在還談不到這個！我們先把死者成全好了再說。」

母親這樣地說着，便把我拉到老爺面前，只看他睡在那兒，伸直了腿，一動也不動，我哭了，心裏想道：「昨天不是還在床上和我們說話，今天就這樣地完了！」

「不該屋裏沒有人，爲什麼讓他老人家自己起來，」大家埋怨道。

「我這該死的！我正在東屋裏給他煨二交藥，那曉得他自己起來上馬

桶呢！

『病人房裏如何能斷了人呢！』七言八語地不負責任地亂說。

母親怕我害怕，馬上把我送回房間裏，轉身出去了。老爺入殮，母親又來拉我出去。只見見大家哭；也有有眼淚的，也有乾哭的，號得天搖地動，我也跟着傷心，哭得不亦樂乎。眼前一些東西，門，牆，桌椅，其他一切一切好像都變了樣似的。來參加入殮的儀式的客人，聽他們的互相稱呼，又聽見大媽和他們招呼，無非是叔叔，大爺，什麼姪，什麼姪女，姪媳婦，姪孫女之類，大概都是姓黎的。看他們的臉色雖然極力裝着弔喪或哀痛的樣子，但是一不留意，便笑起來了。

『七嬸，』一個五十來歲的婦人從外邊進來，行了禮，母親便對她說：『你來了麼？好罷，你老人家就在此地多過幾天，替我帶着喜子，不要讓他輕於出來，而且你看這個情景，怕不要鬧……嚇了俺孩子……』



自此以後，一直到過了頭七回家，我都在七奶的保護之下，母親並沒多大工夫來照應我，她來睡覺的時候我也不曉得，早上起來我也不曉得，只見她的臉一天一天地瘦，雖然時常對着我笑話，却是露出來十分憂慮的樣子；雖然行動還是那樣強健，却是十分憔悴了。有一天晚上大約是老爺死的第三天罷，和尚正在那兒上台誦經，大家出神的聽着的時候，她抽點空拉我到老姥房裏去說，『乖乖，幾天沒看見老姥了！』到了床面前，老姥的眼淚簌簌地下來了，忽而又趕緊拭去，拉着我的手，又抱着我的頭吻了幾下，對着母親道：『姑娘！你焦什麼？你是個有福的人！』母親道：『外孫子長大了，還不是一樣孝順老姥嗎？』老姥又哭了：『恐怕老姥等……』話還沒落音，只見舅舅頭破血流，衣服扯得粉碎，哭哭啼啼地跑了來了，一下跪在母親面前說道：『請姑娘救命呀！救命呀！』

老姥登時臉變成青一塊紫一塊的了，母親道：「小哥，你起來。那些人們打了你？快說！」

舅舅哭着道：「還不是廣餘帶了碼頭上一些人夥着東西院裏廣澤廣連瞎大爺！他們要把我綁在石頭上，沉在大河裏，並且罵我是皮兒子，是野種，把我的孝衣剝掉，說我不配穿孝，逼着我畫十字說我不姓黎，我死也不肯，他們就沒頭沒臉用劈柴塊子打我，幸虧關上來吊紙的各位親戚看不上眼了，一齊上前把我救下來……」

話還沒說完，老姥暈過去了，母親一面教人救護老姥，一面把舅舅叫到旁邊說了一頓，從此舅舅便不敢出去，過了頭七，母親便請七奶帶我坐划子回家，父親是在燒七那天便回來了；在家裏接着我們道：「我前天回家只是不放心，焦着舅舅怕被他們打壞了罷？」

接連着不斷有人來報信，說是某天某天，舅舅又被他們打得要死，某天某天要打俺大媽，要是伯伯到鄉裏去，他們也要給他一頓匾飽做進門禮。一看見鄉裏有人來，我就怕得不得了，莫不是大媽被他們打了罷？莫不是舅舅被他們打死了罷？果然來了！一個人約在老爺的二七快完的時候，汗流滿面的跑了來，說：『不好！不好！不行了！』我心裏亂跳大哭道：『大媽！我要大媽！』他明白我的意思，說：『不是你大媽！』

「不是他二舅罷？」伯伯驚問道。

「……也不是，大媽危急的很了：小姑教我來有兩樁事：（一）請小姑爺叫幾名小工把小姑前年冲喜的那口材和衣冠送下去；（二）請小姑爺帶着表弟也跟我們的船快些去，遲了恐怕就……」他這樣的喊道。

伯伯說：『廣新，你先帶你表弟到划子上去，我就到。』他把母親前年病

危時做的壽衣，檢了出來，用包袱包好，又叫了小工子到東嶽廟，把那口壽器抬到划子上，大家上了划子，三四把棹子一齊棹動，划子走得還是太慢，我恨不馬上就到，就看見大媽跑到大媽懷裏，但是老姥病得要死，誰人還做洋酥餃子，鍋餅給我吃呢？舅舅也打傷了，將來誰人來關上接我送我呢？忽然又起了一種憎惡，又想到黎家台子處處可怕。聽見饒鉞木魚鑼鼓聲音了，聽見和尚誦經的聲音了，划子泊了岸，伯伯帶着我先上去，走到台子上，我想我們已經入了敵人的重圍了，我們要救母親，要救舅舅，救老姥，我看見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個一個都像惡鬼一樣，他們交頭接耳在那說話，該是商量對付我們罷？一進大門，就聽見大媽的哭聲，她一聽說：『小姑爺，大表弟來了，』革登一下便止住了哭，一面擦眼淚，一面跑出來，拉了我去道：『乖乖來了！看不見老姥了！』

於是她又哭了，我也跟着哭；我這種哭雖然有一部分是對於死者的哀悼，

還不如說是對於母親的同情，更不如說是感覺到將來的寂寞。從此還想有誰做果餅給我吃？只有我舅舅，但是舅舅現在打得不曉死活，就是他還活着，也不會做果餅呀！但我看大媽雖在憂傷萬分勞怨交集的時候，還是那樣忙得有趣，舅舅雖說是伏在老姥的已死的尸身旁邊哭得連聲音都沒了，想他這個哭，只是表示他生活前路的艱難，不但毫無放棄的意思，而且還懷着無限的希望。於是我也就把那種厭惡的感覺打消了。勞嬸他們說：「這樣的難

關是人人免不掉的，小孩子不要怕！我們只準備着排除我們周圍的敵人！」沒有多時，七奶也來了，沒進門，她就號了來了，哭着講着，有條有理，我們家鄉的婦女哭喪都是有調子的，聲音高下都合節奏，七奶的哭，真是好聽；哭過了又對大媽說了一番話，末了她便來帶我，我又跟着她過了幾天。母親呢？只看見母親一時進到孝堂裏去看看舅舅，一時又跑到客屋裏去同那些近房遠

房的什麼老爺咧，大舅咧，二舅咧，表兄之類談話，我只覺那些人的猙惡可怕，那些嘴臉上一個難看似一個。這個說，『我怎麼沒有孝衣呢？』那個說，『我也是沒出五服的呀！』這個說，『今天的湯水不壞。』那個說，『你早上怎麼不來？』他們看見我，使這個囁一囁嘴，那個使一使眼色，有的胆大一點地還笑着前來和我攀話，但是我想他們總是不懷好意。轉而一想爲什麼呢？不過不說話，不大理人，怕醜，帶有三分女性的怕醜，這已是我養成的習慣，他使不敢再接近我。旁邊一個打着『哦呵，』說道，『人家看得起你！鬼形，醜還不害羞！』忽而又聽見廳屋裏出了一大聲，『承重孫自然是一家之主，義子不能領喪，而且沒有……』

像這樣過了老姥的頭七，老爺的三七，大媽伯伯和七奶帶着我回家了。大媽只是說趕快把七七過了，送了葬，我們才說話；但是事情是不由人算的，天

天鄉裏有人上來嘮叨，都是說爲舅舅的事來的，廣餘表兄不承認他是老爺的兒子，因爲這末一來，老爺的三百畝田產，一座臺基，幾個大樹林子，可以完全歸他所有。母親說，『也好，橫豎鬧好了才出葬。』於是她以老爺老姥親生女的資格，出名向Y縣控訴，並將老爺的親筆分家單，（就是現在所謂遺囑）和老爺親筆寫的出首廣餘表兄忤逆不孝的罪狀，通統呈上，這是最有力的，最有威權的武器。上縣下鄉，鬧了好幾個月，母親都是挺身而出。結果舅舅的官司打贏了，家業兩人一家一半，所有希圖滅門吞產，違背祖訓的罪名都讓廣餘老表一個人背了；判案的那天，他才很懊喪地道：『他們大家都慫恿我這樣做，我得到什麼呢？我得到什麼呢？』

『廣餘！你若想着小姑的時候，儘管到關上來，』母親歎道。

老爺老姥出殯了，他倆的墳墓葬在一塊，墓上的草青青的長着，大媽每逢

春天帶我們小弟兄弟姊妹去上墳，一定要告訴我們以前的故事：「老爺的原配妻子姓黃，生了一個兒子名叫長開，就是廣餘的父親。長開三十歲的時候死了，黃氏老姥不久也就死了，廣餘的母親到他十八歲時也死了。你老姥娘家姓凌，河南C集的人。老爺那年在河南辦軍務，就又與你老姥訂婚，因為兼祧的原故。舅舅呢？也是老爺那年由河南到安徽在船上遇着的；他看舅舅非常忠厚誠實，又無父母，那時他不過七八歲，就把他帶到家來，你老姥就把他收爲義子，我這時也五六歲了。他自從到我家以後，死做死累，在老爺老姥面前，着實孝順，親生的兒女像他這樣也少有。譬如待我罷，真是比親姊妹還要貼心；不要看別的，就看他待你罷，真是時時刻刻把外甥放在心裏。廣餘，你表兄受人愚弄，要欺負你舅舅，我怎能不出來說話……」

我想老爺那時愛上了老姥，爲宗法社會的舊禮教所束縛，沒有辦法，才想



出一個兼祧的口頭來，和老姥結婚。結婚之後，只有女兒，沒有兒子，恰好舅舅生得忠厚老實，中了他倆老人的意，遂收了他做兒子，這都是舊社會常有的事。只是我對於舅舅實在忘記不了：曾記得我十七歲時，到F府去進中學校，舅舅用自己的船送我到Lw關，又親自送我到F府，把我安頓好了，給我幾塊錢零用，然後慢慢地說道：『外甥！我去了！』誰知這一聲就是我們舅甥最後的一個話別！直到現在，我的耳朵裏還時常聽見那慈祥愷惻，歷盡人間辛苦的忠厚老實人的最後呼聲：『外甥！我去了！外甥！我去了！』

(一) 皖北潁上壽縣人呼外祖母家爲老孃家，此小兒語也。

(二) 皖北小兒呼外祖母爲老姥。

(三) 皖北小兒呼外祖父爲老爺。



## 膏藥

大概是當我十一歲的時候罷。十一歲以前，我是在母親的教督之下，從父親讀書。一到十一歲，母親就要把我送給一個有名的先生去教育；因為她知道父親是不能夠再教我的了，她希望我的心又萬分熱烈；所以極力對父親這樣地主張。父親也很以為然，說道，陳二先生在汪大爺家教書，最好就送喜子到他家裏去念罷。

母親道：『陳二先生那樣老米醋，行麼？』俗話道，「老童不進，必有毛病。」若是從你念不好，送給陳二先生，又是「啞子換夠不叫」的，倒不如我看着他念還好一點。」

『那裏話！

陳二先生是我的老同學，在我們的同學當中，要算是最出色

的了，他的八股，試帖詩都比我強，況且汪先生家離我家不遠，又是有交情的，把孩子送遠了，我們不放心，況且在這鎮上，你看看那些教書的，除掉陳二先生，那裏還有多少通順明白的呢？」

「好罷，這些事當然要由你做主；不過俺孩子的四書，詩經，書經，易經，都念得很熟，不要出去念書反而把書忘掉，那就得了。最好托大關上的李西房，你不說他是下府的馬道台的文章知己，爲什麼不請他考察考察俺孩子的書念得究竟怎樣，並且請他指教指教。孩子應當讀什麼書，應當臨什麼帖？人家的眼界是廣的，比不得我們鎮上的這些先生，好比井底之蛙，終身只見到碟子大的天。」

「大關的李老爺我早請教過他了，那一次他到我家來，不是考問過喜子一次麼？他很喜歡，據他說，這孩子不但聰明，而且渾厚，又說我們鎮上的人都

是吃關務飯鹽務飯的，人情澆薄，子弟出來，不是閒游浪蕩，吃喝嫖賭，便是卑頭鬼腦，卑鄙齷齪，只有我和他爹爹，存心忠厚，沒有市僧的習氣，所以子弟出來，也就純厚；我想這也不僅是我和他爹爹忠厚能吃虧的緣故，就是他老爺那樣剛正不阿，他老姥那樣的仁慈和平，他舅舅那樣的忠厚老實，都給俺孩子不少的感化。李老爺已許我寫信到南京替我帶幾部書來，給他看。但是人家也只能偶爾指教一下，耳提面命是不行的。」

正月十五一過，學東家便通知學生到二十那天早上，一齊到書房行開學禮。無非是燒香放炮送贊敬，拜先生。到外邊上學我却很高興，因為可以脫離母親的嚴厲的，可怕的管束；因此我從不曾逃過學，天天一大早就挾着書包上學去了，三頓飯都回家吃。這樣的生活過得很適意，眼一展不覺已是四月了。那一天放晚學回家，和父親正在那兒吃飯，弟弟才三歲，坐在小椅子上，我

們檢菜給他，母親因為妹妹蓮姑還沒滿月，所以還坐在床上，不能起來。伯伯和我談話正在笑着，母親也在房裏攀談，小蓮子一時要這菜，一時要那菜，母親從房裏發出嚴厲的聲音禁止他；只見伯伯把筷子一放，「哦囉」一聲，嘴裏吐了可怕的東西出來，通紅的吐在碗裏，接連又是「哦囉」「哦囉」吐了一飯碗，母親從床上慌慌張張地跑出來，「怎麼！怎麼？」便和我把伯伯架到房裏躺倒了！伯伯的臉登時變了白紙似的，母親的臉也和他一樣，並且青一塊紫一塊的，顫着身子叫道：「喜子，跑到章大伯那裏去，請他趕快來，就說你伯伯吐了許多血！」

我那時懶懶地怕得去，因為大媽曾告訴我，說是他要把他的女兒給我做花媳婦，那末，他就是我的老丈人，老岳父了，我聽了怪害臊的。現在教我到他店裏去請他，我又害怕，又害羞。母親發急道：「你伯伯病了，你還不去嗎？」

我只得懶洋洋地出了大門，走了一節路，停住了，心裏想道，還是不去罷。但是轉而一想，父親病的可怕，母親的吩咐又是不能違拗的，又向前走，走了一節，又想到假使去到那裏，人家對我笑着，叫我新女婿，那不醜麼！腿又不動彈了！又想到伯伯，想到大媽，又向前走一節。如是者數次，終於走到了；到了門口，心裏跳得不了，脚步又不聽命令了。恰好，章大伯站在門口笑着拉着我的手，拍着我的頭道：『士素，你來有事麼？進來坐坐！』

我哭了。

『咦！很奇怪！你哭什麼？』

『俺伯伯病了，大媽叫我……！』

『什麼病？什麼病？』他帶着驚愕的樣子問道。

『吐……吐……吐血！』我歛歔的放聲哭起來了。

章大伯和伯伯是極好的朋友，而且是換過蘭譜的；聽了這話，頭都不回，便拉着我道：「走！走！」飛也似地跑到我家。母親正站在大門口遠遠地望着，看見我們來了，她引了我們進去，到了書屋坐下。我們的堂房名叫小堂屋，因為和祖先堂對面，本來只是一間客堂，一間臥房，只因前幾年爹爹奶奶受了叔叔們的逼唆，把伯伯大媽趕了出來，遂把堂屋後身坐落在前院的兩間書房打通，把堂屋門閉上，所以我們來往都只走前廳的二門進去，穿過書屋的小門，便到了父親的臥房。章大伯詳細地問了病源和病狀，母親一一地說了。

「章大伯，你是知道的，」母親眼淚汪汪地道，「他伯伯是個忠厚老實人，什麼人的氣他都受得，他受了氣還不說，只是悶在心裏，又兼一些兄弟們，就連老奶奶都不諒他，疑惑他有錢，三番五次同他吵鬧；前天不是在街上，被老二把他的袍子馬褂都扯爛了嗎？來家我問他，他還是支吾道，走到街上，被擔柴和



抬轎的挂的，後來別的親友告訴我，才曉得。你想他這樣怎能不嘔心，不傷身體！

「好！誦珊他是一個老好，受了氣發作不出來，只好悶在心裏，以致肝經受傷；大嫂，你也不必着急，況且你還在月子地裏，絕不要再出叉子，小孩子們怎了！」  
韋大伯很誠懇地安慰她。

進了房屋，伯伯的臉色變了灰蒼蒼的白色，眼睛閉着，臊子裏面，還是有一點「喉嚨」「喉嚨」地做響。母親叫我搬了一張小椅放在床面前的脚踏兒上，請韋大伯坐下，她伏在枕邊輕輕地說道：「他伯伯！他伯伯！韋大伯來了。」

韋大伯望着他的臉微微地點了一點頭道：「誦珊，現在好些了罷？」

「不曉得怎的，前天胸口就有點悶痛，我以為不過生了一點氣，不打緊，今

天正吃着晚飯，忽然……忽然吐了……」父親氣息很微弱地答道。

母親拿了幾本書放在床沿上，輕輕地把伯伯右手拖出來放在書上，讓章大伯切了脈，又慢慢地把書放在伯伯的身上，拖他的右手出來給先生切了，又看一看舌苔。章大伯點點頭，又問一問話，便站起身來輕輕地說道：「肝肺兩經的熱太大，故易於衝動，到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要好好的調養就得了；千萬不要吃辛辣焦香的東西；梨子多吃……」

說着起身出房門，到了書房，母親又跟了出來，低聲問道：「大伯看了，究竟怎樣？」

他先把頭一搖，既而又故爲鎮靜地道：「請放心，沒有事，只要好好地調養；若是他想吃的話，鴨子可以儘着他吃。」

一面說着，一面便裁紙開了方子，交給母親：「這一個方子暫且吃一劑看。」

大嫂子，你在月子地裏還要保重，最好我看找一個老媽來幫幫忙罷。」

母親聽到這裏眼眶紅了，『沒有什麼？好在我還吃得住。這裏的景況，

大伯是透明的，平常人家只一口咬定說是他伯伯腰裏有錢，其實啞子吃黃連，有苦沒法說。而且他老爺老姥又沒了，舅舅又在外邊飄流着，落到這個難關，唉，老爹爹老奶家裏事繁，那裏問得到這上面，也只得由我慢慢地向前挨罷！現在只希望老天保佑他伯伯一天好似一天，並希望那些娘爺們，（眼向後院望着）不在滑地捻人，開一點恩，寬鬆俺一點，就算是萬幸了……』

韋大伯又反覆叮嚀，『不要操勞太過，』『誦珊的病不要緊』這一類的話，走了。母親這時真正入了淒風苦雨的途中，但是她是一個意志極堅強的人，她是剛強不屈，見義勇爲，愈到艱難時，愈從容不迫。她生了妹妹蓮姑之後，身體已是虧得不了，面色簡直和一張白紙一樣，她又不吃飯：一時要餵蓮姑的

奶；一時要煨煎伯伯的藥；一時又要上廚房照應老媽子做飯菜給我和弟弟小蓮子吃，恐怕我們，尤其是我，受屈；一時又要給蓮姑換濕包布；一時聽見伯伯的呻吟，便去跪在床面前問他：『要這？』『要那？』忽而窗戶外面，或是二門外邊，或是廳院竹籬外邊，送來各種似笑非笑的聲音，你一句我一句的洋腔倒板，也有婆子們的聲口，也有爺太們的話音，也有男女對話的語言，大致不外以下的幾種，我們聽慣的了：

『忸娘，俺就不會講道理！忸娘，俺是不讀書的人，哼！一墨不通！』

『哼！有錢的好！有錢的好！教你害……！』

『害病就脫掉了麼？藏私房，買田地，寵老婆，這就是報應到了！』

『砍頭的！你不也是男子漢麼？要抽煙，爲什麼不找你家有錢的去要？孩子沒得穿，爲什麼不去找你家的家主？』

「都是那個婆娘壞的事！她鎮日價咬文嚼字，我單要碰碰他，把他拖出來！」

「……………」

母親聽了這些七言八語冷嘲熱罵之後，當時並不動聲色，也並不解釋給我們聽，只是常常看見母親的眼圈子總是紅的；她雖有時避着我們在那兒哭泣，但她却毫無灰心短氣的樣子；外邊人家壓迫越厲害，她越有勇氣地向前掙扎。我的弟弟小，除掉玩耍就是和我鬧，還一點不曉得人世有什麼痛苦，什麼憂患；我雖比較大了一點，也是渾渾噩噩，不識不知，縱或也有一時看見伯伯的病難看，發生了恐懼，看見母親的憂傷過度，發生了憐憫或悲痛，但是不多時便忘了，又匆匆地去玩去了。而且母親任何事情，任何言語總不教我曉得；對於危險可怕的事，更一點也不使我知道，父親那樣的病，她那樣的勞苦，都捨不得

教我廢學。早上起來，我穿好了衣裳，買二根油炸燴，給弟弟一根，我兩根，吃過以後，便叫道：『俺孩子！上學去罷！』她總要看着我出了堂屋，出了二門，出了大門，才回頭；回來的時候，她快活了；吃早飯後是這樣；午飯後也是這樣。家裏有時也請尸婆子來求仙，也請巫祝來燒符念咒，雖然要外邊請了許多人來幫忙，她總不肯教我在家做這些事；有時我上學時，她替我整理衣冠，拍拍我的頭，吻吻我的嘴：『俺孩子！你只要爭口氣，好好讀書上進，爲娘再受氣，再吃苦也是值得的！』

病人睡在床上已經一個多月了，母親每天夜裏總是帶着我那才滿月的妹妹，躺在床面前的腳踏上一夜起來三次五次也不定，十次八次也不定，有時遞茶，遞水，有時餵粥，餵藥，有時還要用她那微弱的力量幫助伯伯起來大小便。身上只有骨頭了，臉上沒有人色了，但是她還是很平常地，很興奮地操作。每

吃過晚飯以後，她必定拿着伯伯的一件衣服領着我到大門口去叫魂，她唱着，我和着，在那黑越越的世界當中，只有我母子兩人坦負了這呼救我那親愛的父親的使命，雖然我們叫魂的時候，三叔時常抱着烟袋，不作一聲，蹬在二門口得意地聽着！總而言之，我們日日在恐懼中，在憂患中，在窮困疲乏中，他們却很自在，很安閑，不但等於隔岸觀火，還要火上加油。我可憐的母親實在支持不住了，但是一家的生命，完全繫在她一人身上，她十分明白這個關係，也十分認清了她的責任。她不但在我們一家的利害上，要盡全力去拯救我們的父親，就是為我們的將來或者可以說為一人的將來指示一條光明的大路並增加我們努力奮鬥的自信力。我只看見伯伯的血還時常吐，精神一天一天地壞，終日的昏迷不醒，母親差不多日夜坐在床面前或跪在那兒看守着；白天我放學來家還陪着母親破她一點寂寞，或是幫着做一點小事，但是一到晚上，我

的小磕睡蟲就作怪了，我一吃晚飯之後，就打起盹來，扒上床就呼呼地睡去，什麼也不知道了。母親便獨自一個人在那兒和那漫漫的長夜，黑越越的世界作戰，起首或許老趙還陪着坐着，到了二更至三更以後，老趙睡了，母親便成了孤軍奮鬥了。「嗒哇」地一聲喊，接着便是哭聲，小弟弟醒了的信號，這大約是我一脚蹬了他，或是他的尿或屎把他脹醒的，母親便輕輕地過來抱着他撒了尿或屎，又把他放在床上，蓋了被，哄他睡去，恐怕他驚吵伯伯。燒香許願求仙藥，總是無效，先生的藥方積了一大堆，也是枉然，病却一天沉重似一天。韋大伯因為是世交，又是和伯伯結下了新親家，分外和人家不同，來診察的時候，真是費盡十二分心力，雖然是極力安慰病人，安慰母親，却無心之中，只是搖頭，沒有勇氣，沒有把握似的，有時還低聲歎氣。母親看得明白，哭了，避着伯伯哭了！但是她登時又止了哭，鬚髯有人告訴她什麼，抱着水烟袋在那裏出神，她



的態度，忽然表示一種堅決的樣子，神情倒反安逸得多了。其時我也莫明其妙，看她就像沒有事的一樣，天天還是催促我去上學。因為我還不能知道父親的病與我們有什麼密切的關係；母親的心上決定了的事情與我們有什麼影響；我還是很高興的到書房去，高高興興地和同學們照常地玩耍。學東家和先生有時間我父親的病怎樣，我也只是含糊的答應着，『還是那樣。』我也不曉得這句話在病了很久的病人身上有什麼意義。

那一天早晨，母親還是照常一樣給我買油炸燴吃了，催我去上學，不過我看母親的臉分外白得可怕，兩手摸着我的手冰冷的，只打戰，我那匆匆出門的一顆小靈魂，也不過覺得這是她現在的常態罷，怎樣能以看得出別的事體來？到書房後還是照常讀書；眼一瞥，咦，六叔悄悄地進來了。他向先生招呼一下並說明來意之後，便把我叫了出去，很平常地告訴我，『你大媽教你替她到藥

店裏去買膏藥和生肌散來，這是錢，你趕緊去買了，就送去家呵。先生那裏我去替你說一聲好了。」我心裏很懷疑：「沒聽說大媽生瘡害疥子，爲什麼要買膏藥？」但是這個懷疑，一刻工夫，又被我那孩子時代好玩的浮泛的思想驅逐了。膏藥買了回到家中，就手交給大媽；大媽細細地盤問我：

「誰教你去買的？」

「六叔。」

「他對你說什麼別的話麼？」

「他只說你教我買膏藥。」

我又接着問道：「大媽，你那裏長瘡？來，我替你貼！」

「你這孩子，你就貼得好了麼！」但是她的淚珠兒從眼眶裏簌簌地直奔出來了！我要看她的瘡痕，她始終不給我看，並且怕我提到這件事，她貼膏

藥的時候，也是避着的。

伯伯的病也漸漸地好了，她的心靈也現出喜悅的光彩來了；但是伯伯大病之後，神經過敏，時常對她發氣，飯菜稍不如意，就不吃了，母親却婉轉委曲使他滿意。伯伯那時不知道母親在他病中怎樣地辛苦，知道了，也是表面的罷了。至於他害瘡買膏藥的事情，他一點也不知道。

伯伯好了，母親也不睡腳踏了，又帶着我睡了。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覺，母親以為我睡着了，她袒出她的左臂，扯去膏藥。「噯呀！我的大媽呀！嚇死我了，怎麼那末大！」我喊道。父親問道，「什麼？什麼？」母親趕急封了我的嘴，使個眼色道：「那裏有什麼？」喜子在這裏發夜，大概白天吃多了！後來伯伯大好了，六叔才悄悄地露一點出來，說是，「那不是瘡，那是爲你伯伯的病。」我還是莫明其妙，管我什麼事？我也沒有苦追求。

有一天我和小蓮子打起來了，我們正吃飯的時候，他把嘴靠近了碗邊，我從腦後給他一拳頭，恰好『格頓』一聲，弟弟嘴裏血直流，哭了一望門牙落了一對，只因為他把我心愛的『隻鴨子』一棍打死，我積憤無出，遂闖了這樁大禍。我胆子非常之小，知道我的理屈，心理着實難過，我也準備着一場毒打。但是母親又是心疼弟弟，又怕把我嚇壞了，所以只說了我一頓，一下沒打。母親看了我們弟兄兩個，不覺得傷心起來，哭了！我也哭了！老趙也哭了。她把我一把扯到書房去，埋怨我道：『大學生，你平常不是很孝順嗎？為什麼今天把弟弟打得這樣，帶你大媽生氣！你大媽為你伯伯把身上的，膀臂上的……都割……你弟兄倆還不和和氣氣的，怎樣對得起你那受盡辛苦的大媽！』

我哭了，我只是哭罷了。

## 玉搬指

小學生逃學，這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但是壽兒跟他鎮上鄭二夫子讀書有七年之久，除了那次隨他二嬸到她娘家送她哥哥安葬耽誤了一天，結果托了一頓打之外，始終沒有逃過學。

這是什麼緣故呢？

壽兒在十一歲以前，都是在家裏讀書。他父親雖然很慈愛，但是他期望兒子趕考望進的心太熱了，所以對於他也是督責得很嚴厲；母親更不用說了，她以為愛兒子是要有道理的，姑息之愛不是真愛，反而害了後生，所以她監視她孩子的功課：寫字，溫熟書，讀生書，是絲毫不苟且的。那壽兒的小小的心靈，鎮日價被那寓慈愛於嚴厲之中的家庭教育束縛得牢牢的；愁苦，煩悶，囚犯似

的穩靜。那時還不知道怎樣痛苦，更不知道怎樣逃出這種牢籠。只有呆子一般的沉默，不高興的時候只是沉默着，這是表示他的一種反抗的態度；高興的時候也只是沉默着，這是表示他的孤獨，寂寞，無聊中的寬慰。

壽兒十一歲那年，他的母親極力主張把他送到外邊去讀書，因為她想：孩子大了，父親母親的智識有限，應當送給一個飽學的先生去教育。鄭二夫子是他父親的老朋友，老同窗，而且是很有學問的：八行寫得很好，八股試帖詩也來得，又坐得住；他這年在王先生家教館，王先生的宅子離壽兒家不遠，又係世交，壽兒於是就做了鄭二夫子的門徒。學東家是利本錢莊的管事，大臉高鼻子，一雙很沉默的，好像紳士般的大眼，不輕說話，說時歪着頭，走起路來，兩袖下垂，帽兒低低的大踏步兒向前，又莊重，又謙虛而精神上却有一種非常的自負，實在是在那鎮上，要算是握經濟界牛耳的數一數二的人物了。他的夫人是

個大胖子，一臉的肥肉，大肚子，不曉得的以為她是常常在帶着小孩子，一雙臃腫似的手，鬚髮和站鵝掌差不多，她那兩隻舊式的小腳，要是走動起來，支持她那差不多有二百多磅的身體，大有不能勝任之勢。她極好場面，開學的時候，擺了盛宴，款待先生和同學。此外還有敬聖人的是：棗子，年糕，取早早高中的意思。

壽兒的兒童生活，實在算轉到了一個新的環境。同學的是學東家的兩個孩子：老大叫做庚子，老二叫做恆子，一個學東家的外甥名叫曹德三的，連壽兒共計四個。鄭二夫子有四十多歲，高高的身材，兩隻金魚眼睛，罩上一副古老的水晶眼鏡，走起路來，昂着頭目空一世似的。他那額上和土地老爺一樣的皺紋，鬚髮是表示他已經飽嘗生活的滋味；一件舊藍布棉袍，進考棚穿的天青緞的舊馬褂，這是他的全套的禮服了。一到書房，就是上香，點蠟燭，放鞭炮，

頂禮聖人牌子，給先生磕頭，接着便是給東家行禮，和同學互相作揖。照例開學日是不上課的，坐席之後，他父親走了，壽兒和同學們在書房悄悄的對坐着。這時壽兒心裏只是在那溫習過去的年景：年三十晚上的爆竹的聲響，燈燭的輝煌，穿花衣服，戴新帽子，辭歲，爹爹，奶奶，父親，母親賞壓歲錢……年初頭的拜年，穿元寶，（一）吃麵，蔚藍的天光，沉睡般的安靜，大家都穿着新衣嬉戲，正月十五的龍燈，月光，花鼓，一切一切的情景，歷歷在目，但是現在呢？先生那種莊嚴不可侵犯的樣子，一定是個活閻王，將來不曉得要怎樣的受屈咧！又不曉得他們三個同學怎樣，是不是和他相好？而且平常在家，一時離不掉父親，母親，現在只有回家吃飯，才可看見他們，在這個陌生的環境之中，心中充滿了不安。壽兒只是低頭，默默地想，忽而抬頭便發現一件從前沒有見過的事情。

鄭二夫子也是在那兒同他們大家默默地坐着，那几上燒殘的燭光伴着



他們那莫明其妙的枯寂。他手中玩了一個青斑石的環子，上面現着白色的碎點。一個白布手帕在他手中時時摩擦那個青石環；忽而他把牠套在拇指上，忽而把牠放在臉上，又用牠去摩擦他那紅鼻頭上的油，忽而拿在手中，高高舉起，迎着窗戶的光亮，細細地，得意地觀賞，壽兒正在那納罕，忽而看見他把環子珍重的望桌子上一放，肩一聳，從他的位上立起來，向着他說道：

「今天你回去罷，明天一早來上學。」

壽兒好像接到一張赦罪的聖旨似的，抱着書包對先生，聖人牌子行了鞠躬禮之後，出了書房門，一溜烟地跑回家了。一路上想着今天過去了，倒沒有什麼，不曉得明天上課怎樣，又揣摩那三個同學的模樣：那個頂大的很像懂得人事的樣子，那個年紀稍小的和頂小的都很驕傲，穿了一身的綢子，大些的還穿一件皮袍子，坐在位上，歪着身子，一時下位，一時出去，他們的血管都帶着和

他們母親同樣的血質，不知道有什麼艱難，好像天生他們就是來享福的，因為他們的父親在錢莊上管事，說一不二，南北頭誰不仰體他，要吃有吃的，要穿有穿的，焦什麼呢？先生一毫也不管，或者因為他們是學東家的學生罷？還是今天頭一天，先生特別的寬容呢？不知不覺兩轉灣到了家。母親老早地笑着說道：『來罷！乖乖！今天你到外邊讀書了，漸漸地要長成大人了！來罷！吃飯罷！這是你伯伯特為買的菜，給你吃的，壽兒！』

一碗紅燒肉，一碗紅燒鯉魚，一碗炒子雞，一碗蛋糕，一齊放在一張小方桌上。父親獨坐一方，母親帶着壽兒和小弟弟坐在另一方，母親檢菜給壽兒吃，父親也檢菜給壽兒吃，都特別的優待他。小弟弟自己用筷子在這個碗裏一攪，又在那個碗裏一攪，母親檢了菜給他，總要罵他一句：『不要亂攪，吃飯！』小弟弟便哇哇地哭了。

正吃着飯，母親問道：「今天上課麼？」

壽兒道：「沒有明天。」

父親用他那很滯鈍的口氣說道：「要好好地念書，守規矩，不要在書房亂

動。」

母親也鄭重地教道：「你伯伯讀了半輩子書，沒有讀成就，望着你了；鄭二夫子聽說不壞，要好好地跟他念，將來進學戴頂子，也給你伯伯爭口氣……」

壽兒聽了這些話，簡直莫名其妙，並不發生什麼感應，心裏只是盤算他的新生活是怎樣的狀況，怎樣的前進，尤其橫在他心裏的問題是鄭二夫子的那個青石環子究竟是什麼東西？什麼用處？怪有趣的，是不是我也可以有一個？大概這是先生才能有的，學生是不能帶的罷。想去問母親，却又十分胆怯，不敢開口。小孩子是不當瞎問人的，在老年人看來，這便是放肆，便是搗亂。有時

壽兒的母親和人談心，壽兒若是插了一句嘴，便要輕則挨罵，重則托打。

第二天壽兒一大早便上學去了，鄭二夫子還沒來，那三個同學也還沒到書房，他便呆呆地在那坐着。過了半點鐘，鄭二夫子才來，臉上還是兩眼的貓矢，（二）沒有睡醒的樣子。夥結打上洗臉水，鄭二夫子首先就把那口青石環放在面湯裏頭，洗臉，漱口，又摩擦那青石環；夥結送上茶來，他重復把牠放在杯子裏。於是更引起壽兒的疑問：『先頭他把牠放在面盆裏，大概是洗臉用的了，現在他又把牠放在茶杯裏，難道又能泡茶吃嗎？』哦！或許是清涼的，因為牠是石頭！』

壽兒一陣陣地胡思亂想，一時那個名叫曹德三的同學來了，一時那個最小的也來了。他的哥哥來得最遲，而且來到書房便發脾氣。那個夥結是他的母舅，名叫阿陳。他一時叫阿陳泡茶，一時又叫阿陳搬椅子，他嘴裏老是咕

咕唧唧，嚙嚙嚙地，鬚鬚書房裏一切人和物，空氣，牆壁都與他不能相容似的。鄭二夫子時常眯着兩眼望着他，哦，要發作了，但是又好好像有什麼一種勢力，權威在暗中恐嚇他，話到了嘴邊又收了回去；後來鄭二夫子見慣了，也就習以為常，看見了他那樣的怪狀，也就同沒看見一樣，好在先生是個近視眼，什麼事都可以模糊過去；就使人家曉得了，也只能說先生的眼睛不好，不能責備他別的，仍然是照舊的玩他的青石環。

壽兒一個人陌生生的，坐在他從家裏搬來的一張方桌上，看他們那樣放蕩自由，自己却不敢去和他們厮混，默默地看着他們，看着書包，靜等待以後的變化。先生忽然把青石環望桌子上一放，開腔了。「今天的功課是先溫熟書，上午三號，每號兩冊或四冊，或半本不等，溫了到我這裏來背。」壽兒在家裏時候，四書，詩經，書經，易經，禮記，都讀得很熟，所以上來不大吃力，曹德三也還

好，庚子，恆子是初發蒙，自然吃力，他們兩個上了生書，簡直是上法場似的，頸子上的筋脹得多粗，臉兒急得通紅，到了背的時候，還是一句不哼。庚子到底有些勇敢和機變，開始和壽兒打交道了，馬上他們就結了同盟，甲去背書的時候，乙，丙，丁同時大聲的哼呀，哈呀，哦呀，哪呀地拚死命地喊，詩云：哪，子曰：哪，號得一片聲響，於是甲的一號書，就在這個當兒馬馬虎虎地背完了。乙去背書時，甲，丙，丁也是一樣地喊叫，丙，哪，丁，哪都是一樣。鄭二夫子的眼睛既然近視，又和他那青石環相依爲命，一時一刻也不放手，不停地用那手帕去摩擦，他的耳朵也就不知不覺地不大方便了。但是有時先生注意起來，或則是學東家那天高興到書房來看看，先生於是乎特別地嚴厲起來了，或則是大家鬧得太不像了，鄭二夫子便細細地聽。怎麼辦呢？他們便着了慌。『喂，有了：我去背書時，你在你的位上把書翻着給我看，橫豎瞎子是看不見的，騙過他就是了。』庚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詫異的向他臉上望了幾望，大聲問道：「你在這做什麼？」

壽兒嚇得心中亂跳，連忙的答道：「我肚子疼。」

鄭二夫子沒有話說，又回到他的位上去玩他的青石環去了。

兩年之後，壽兒和曹德三都開筆做文章了，始而是破承題，繼而是烏龜起講，繼而是中比，又是試帖詩。那一天，壽兒的父親到書房來了。鄭二夫子便

把他的成績告訴了他的父親，說他怎樣聰明，怎樣用功，怎樣做文章有才氣，他父親喜歡得話都說不出來。他們談到八股，周贖山文稿，目耕齋，談到青雲集，談到古畫，壽兒一點不懂。末了他父親望着那個青石環道：「你老人家這個

「搬指」是漢玉的罷？」

「是的，」鄭二夫子高舉那個手指道：「你看，這是已經出土多少年的漢玉了，來，這不是水銀麼？」

壽兒才曉得那個青石環叫做『玉搬指』

『南京李太莊先生給小兒買了幾部書，將來要請先生給他講解講解，』  
壽兒的父親恭恭敬敬地央求道。

『什麼書？』鄭二夫子很驚訝地問道。

『一部左繡一部綱鑑易知錄，一部御批通鑑』

『這樣的書都是用不着的，只要多讀幾篇目耕齋的文章，二論引端講明白，便夠了；那些書都是驚外的東西，恐怕把孩子的思想引入邪途，』鄭二夫子的臉紅一塊，白一塊的，現出很窘的樣子，只是兩手不住地用力去摩擦他的玉搬指，越擦越有勁，越快，喃喃地答道，父親看他這樣，也就不敢再望下說了。

這一年夏天鄭二夫子忽然穿上新的黃麻布的衫褲，白夏布大衫；冬天也換了一件新藍布棉袍，聽說都是學東家太太送的。從此以後，鄭二夫子對於

庚子恆子的督責更寬鬆下去了。東家太太聽說他倆受了責罰，便要大發雷霆，若是他們得了鄭二夫子的赦免，她便高興起來，今天送點心到書房來，明天送麵來，後天使接着留飯。王管事的一天吸到晚的鴉片煙，早上十二點鐘才能起床，僕女送上蓮子或是燕窩湯來，夫婦倆在床上吃過了，吸過十口八口烟，這才開口說話，三言兩語之後，又匆匆地到店裏去了，那裏有工夫去考察他的兒子的成績；縱有時間到鄭二夫子，鄭二夫子也看在東家太太的面上，至少是衣服的東西的面上，總答應着：『還好，還好』了事。王掌櫃原來他是個白手成家的生意人，現在有點力量，也想栽培子弟讀書，成一個士林中人，很期望他的兒子們用功，更希望先生在他們身上用點力，故對於先生十分尊敬；學東家太太却又是一個心思：現在我們衣食飽暖，什麼都不焦了；孩子們竟也能讀書，外邊看來，總說是我們也是讀書人家，至於用功倒可不必，豈不把他們苦了嗎？

王掌櫃的期望終被學東家太太戰勝了。她只要天天有牌打，天大的事都不在她的意裏，孩子們上課不上課，讀得好讀不好，算什麼事？有時庚子或恆子對她哼幾句詩云，子曰，她也高興極了，並且很驕傲地向人誇口道：『你看，俺家孩子書讀得多好，什麼王四嫂李麻子，嘻嘻！』壽兒在那裏要算頂舒服了；白天在書房既可逍遙自在，鄭二夫子只是抽水煙，尤其是他的玉搬指是學生們的救星，鬚髯牠在那時時刻刻伸出牠的魔手抓住鄭二夫子的靈魂，並且警告他道：『你知道麼？你只有和我親近，用你的全部分的精力在我身上，城隍老爺，東嶽大帝才可保佑你福壽安康，而且你的眼光不要時常照顧你的學生，才可保持你現在的幸福！』鄭二夫子十分領悟，每天到了書房以後，除了吃飯，吸水煙以外，總是摩擦他的玉搬指，很忠實地摩擦牠。

壽兒和曹德三做文章，自然是黃口孺子所說的話，不能當望進的老童鄭

二夫子之顧的；所以每篇文章交卷後，總是滿身斧痕，體無完膚。從頭至尾，一筆勾銷，替他們另做兩篇。鄭二夫子改文的時候，水烟袋越發走運，左一口，右一口地吸，從那煙筒裏一縷一縷的文思送到他的腦子去；不行，便是他的唯一法寶玉搬指了。他擦了又擦，摩了又摩，從那玉石的青光裏一定可以啓發他的靈明，再不行，只有搬出刻板的目耕齋，周牘山的文集來；鄭二夫子智慧來了，一揮而就，結果勝利了。他勝人的地方，就是他所改的文章，都可以對證古本，沒有一句不是胎息前人，他時常很得意地大腿放在二腿上搖頭擺腦地教訓學生們道：『你們要曉得，抄文章要得法；不要整句的抄，只要把他的結構學了來，便可在場屋制勝，這叫做「脫胎換骨」的法門。』

壽兒那時也有點不安分了；鄭二夫子講二論引端給他聽，他總是不耐煩，却偏偏翻什麼左繡咧，讀綱鑑咧。左傳最可愛，因為他那上面說的話最俏皮，

最尖刻，最妙不過，所敘述的事情，也有趣味。鄭二先生當然他不敢請教他，只得自己圈點，始而硃紅圈點，繼而黑墨圈點，這兩部書被他圈點得一塌糊塗，真是一片沙漠呵！但他大膽地從這沙漠裏，寂寞的沙漠裏，掬而又掬，居然淘出清滴滴的泉水來！播種呵，灌溉呵，也居然見着收穫了！

但是書房裏的功課却忘得乾乾淨淨，所有從前跟他父親讀書的一點成績都拋在九霄雲外。他的母親也似乎看出蹊蹺來了；那天晚上，壽兒吃了飯，正在廳屋裏和小弟弟玩耍，忽聽得『壽兒！你到外邊讀書已經兩年多了，究竟你讀得怎樣，我從沒工夫問你，來，今晚抽點空，看看你的成績如何。』書拿來：『禮記，易經，詩經，書經，四書，你的文章，字，一切一切，』母親很莊嚴地坐在那兒，抱着煙袋說。父親也說：『好，是要考察考察。』這是晴天一個炸雷，他站在母親面前，木椿似的一哼也不哼，母親提到孟子，他睜着眼，提到禮記，他睜着眼，又

提到易經，詩經，他還是睜着眼。

「哼！你讀的好書！一切都完了！枉花錢，白費工！」她憤然地厲聲道。

又用力地翻過他的文章，一篇，兩篇，三篇……「哈！一字不留！一字不

留！好文章！好文章……」話還沒有落音，「澎澎澎」地敲門，夥結開了

門，忽然叫道：「來客了。」壽兒想道：「救星來了！救星來了！」但是他低

着頭不敢回頭向外看，只聽他母親餘怒未息地道：「二先生來了！好！二先

生來了！好……」『還不過去』父親推我一下，壽兒趁着這個機會才

回頭一看，呵，臉上一熱，只看鄭二夫子莫明其妙地看看我，看看母親那樣莊嚴

神聖的容貌，又看看桌子上一堆書，文簿。他的臉紅了，青了，白了，低下頭去了，

又在那兒摩擦他的玉搬指了。只有這個玉搬指能救急，大家的目光這時都

射在他的玉搬指上。

- (一) 皖北人每逢元旦，家家皆做糯米粉糰，以充食物，俗呼做「穿元寶」。
- (二) 人朝起眼中每帶鱗鱗，皖北人謂之「貓矢」。



## 饅頭

安徽北部的人民，尤其是婦女，是最相信菩薩不過的。他們以為菩薩是最聰明不過的，人有了疑難，不能解決的事體，只要到了廟裏求他，問一個籤，他就會告訴你。菩薩是最正直不過的，人有了什麼冤枉或不平的事，只要給他燒燒香，他就可以代你彰善罰惡。但是菩薩的好處，還不止此，他又最慈悲，最能包容；假使你沒有子女，給菩薩送掛帳子，懸一個匾，或是許下一個別的願心，你的夫人就會夢月入懷，麒麟送子來；就是你做了殺人放火的事，論理該天誅地滅的，只要給菩薩多燒幾炷香，多碰幾個頭，也就可以消災延壽，平安無事。俗語說得好：『衙門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那末，只要有錢，沒理也會變成有理，有罪也會變成無罪的了。陰陽一理；陽間既是這樣，難道陰間不也是這

樣麼？城隍廟裏雖然塑了奈何橋，刀山，小鬼下油鍋，那些可怕的慘酷的象徵，閻王爺生得雖然那樣剛方正直的可怕，但是摔在刀山上的，顛栗於奈何橋上的，焦頭燎耳在油鍋裏的，大概都是不願意給菩薩燒香許願的或是沒有錢去燒香許願的人罷。所以他們儘管殺人放火，儘管誑哄詐騙，儘管蠅營狗苟，儘管姦淫劫掠，儘管賣官鬻爵，儘管重利盤剝，敲骨吸髓，他們的良心上都不覺得恐懼，好在菩薩爺好說話，任你天大亂子，三張紙，一炷香，幾文罄錢，一天雲霧都散了。這是安徽北部一般人的見解；壽州地方的人信服尤其真誠。

壽州城外一座高山，名叫四頂山，山上有個女菩薩，我記不清楚她叫什麼名字了，大家因為廟在四頂山上，所以都喊她做四頂奶奶。四頂奶奶非常的顯靈，壽州城的百姓不用說了，周圍幾百里，都是大大的有名。據說，四頂奶奶是河南人，所以每逢三月十五，光山，固始，周家口一帶的人都來朝山進香。

四頂山在壽州北門外，山和城當中夾着一條河，名叫淝水。淝水上有一個很長很寬而且堅實的石橋。凡欲由城內或由河岸登山的，都要從石橋上通過。這個淝河下流約八九里便與淮河合流；年年三月十五來進香的，下游如懷遠，鳳台，盱眙，五河，鳳陽等處，上游如潁州，霍邱，潁上，正陽等處都是雇民船。一直坐到壽州城北門城外，灣在大石橋邊。三月十五前後十天，壽州城的城門都不關，城內外的男男女女莫不穿紅戴綠，四處游玩，河下泊着的香船，真是成千成萬。進香的信徒自然是太太，小姐，少奶奶，總而言之，婦女最多。進香是爲着求福，爲着消災，怎樣能不虔敬呢？怎樣能不小心呢？一個小漆板凳，拿在手中，上面插着一炷香，一步一個頭磕上山。山本來不高，但是灣灣曲曲的走了幾多迂迴的路，路上還有別的廟宇，走這路過，不給他燒香，豈不是要招菩薩的怪嗎？自然要遇廟燒香，遇神磕頭。而且一路上都有討飯的乞丐，叫化

子，平時不打發他不要緊，今天是來進香的，不發點善心，難免菩薩埋怨，所以都準備了許多小錢，每人一個，這末一來，一個小小的山，要費半天工夫才上到山頂。

那一次三月十五，大概是光緒二十三四年的光景罷。安徽連年饑荒，一般窮人飯都沒得喫，米糧非常的貴，負兒攜女逃荒的，到處都有；他們雖然曉得也有些人家是不像他們這樣難過的，並且那些人家就是他們平素所奉爲主人家，給他們田種，催他們的租的。自己沒得吃不要緊，主人家的租是不能缺少一粒的；租繳足了，自己去討飯，這也是命裏帶就的，是前世作了孽，菩薩降了罰，又怪誰呢？他們並想不到他們的饑荒不僅由於水旱的災荒，另外有了一種吃人肉，喝人血的魔鬼；這種魔鬼，照着現在人世間的法度說呢，就是他們所視爲他們的主人，有權力者或者是天生來有福氣的人——地主，做官的人家。

荒年，窮人沒得吃，怪誰呢？而且這班人大都是好吃懶做的，不應該餓死。年年如此，難道今年變了麼？怎樣對得起菩薩？香是要燒的。儘管災荒，儘管饑民嗷嗷，哀鴻滿地，然而四頂奶奶的香火還是依舊的繁盛。從C鎮到壽州七十里，河內如梭似的帆船，都是打着杏黃旗，旗上寫着「朝山進香。」三寶坐的是他舅舅的船，船上只是他母親，七奶，他舅舅，舅母帶着一個夥結親自送他們到壽州。早上打C鎮開船，下午便到了壽州。三寶高興極了，這麼多的船，這麼多的人！明天我跟母親上山，真快活呀！噯！爲什麼這些要飯的呢？你看！多麼難看，他們爲什麼不和我們一樣呢？四頂奶奶不是顯靈嗎？爲什麼不保佑他們呢？三寶的母親輕輕地在他頭上拍了一下，「你又亂說了！不許多說話，那有這些工夫來同你嘮叨！」原來三寶有個毛病，他生來好問，他的母親常常被他一問，兩眼睜多大，沒有話說。三寶被他母親這

一頓嚷罵，悶悶地在一旁生氣。舅舅看見了，一把把他抱過去，「走，我們上街買東西吃去。」

他倆上了岸，進了北門，逛了一遍。這時三寶肚子餓了，他舅舅就帶他到賣饅頭的舖子去，買了幾個饅頭，放在桌子的一邊，正在從錢袋裏掏錢，一轉眼，饅頭沒了。三寶的舅舅一驚，問饅頭那裏去了，回頭一看，一個面如死灰骨瘦如柴的漢子，兩手抱着饅頭，在那兒狼吞虎咽。他舅舅待要上前抓他，只見那個漢子，戰越越地拿着饅頭，一面嚼，一面向饅頭上吐唾沫；忽而他又把沒吃完的三個一把送在街旁的陰溝裏。三寶的舅舅連忙止住道，「不要慌，吃好了不要慌，吃好了！」他又重新撿了幾個饅頭，一齊付了錢，帶着三寶走了。

三寶很奇怪，「舅舅！那個人爲什麼搶我們的饅頭吃？」他說。

「他餓了，」舅舅答道。

「他爲什麼這樣地餓呢？」

「荒年，沒得吃。」

「我們爲什麼有得吃呢？」

「我們有錢，他沒有錢。」

「他爲什麼沒有錢？」

「大半是沒田種，或是田種了不夠吃。」

「爲什麼不夠吃呢？」

「糧食大半繳了租。」

「繳給誰呢？」

「繳給主人家。」

「爲什麼要繳租給主人家？」

「因為田地是主人家的。」

「田地爲什麼是主人家的？」

「祖先丟下來的。」

「祖先又從那裏得來的？」

「外甥！那有你這樣追着根問到底！」舅舅着急道。

「祖先又從那裏得來的？祖先又從那裏得來的？爲什麼我們有得吃，

他沒得吃……」一路上三寶只是唱着，鬧着這樣地問道。



## 苗沛霖造反

我兒時最快樂的是聽祖母說道光及咸同之間長毛捻子的故事，更愛聽她說苗沛霖起兵圍壽州城，破峽石山口，屠殺壽州貴族陳家的老少男女，和他治軍臨民的遺事。因為祖母生長其間，親見親聞，故言之者津津樂道，聽之者也怦然忘倦。兒時聞見，到了三十年後的今日，猶宛在目前，絲毫不忘；故舉所耳熟于祖母之「苗沛霖造反」一段事實錄之如左：

「道光咸豐年間，我才幾歲的光景，洪秀全，李秀成，石達開在廣西造反，打到南京，洪秀全做了天王，國號「太平天國」，安徽也就遭了兵災，今天長毛捻子打過來，明天僧王，小紅孩（陳國瑞）殺過去，鬧得雞犬不寧，最可憐的，就是我們女孩子，大家見了我們只是歎氣，「唉！不曉得那天長毛或是官兵來了，

你們就要遭殃！』小一點不過人家一刀完事，倒沒有什麼痛苦；大些的却是任人作踐，求死不得。那時長毛捻子來了，倒還講一點道理；官兵一到，真是奉了聖旨來的，誰也不敢招架，姦掠焚殺，聽其所爲，末了，一灘膿鼻涕都撒到長毛捻子身上，說是被賊慘害！那時安徽全省都在大亂。外邊來的，已經不得了，那曉就在我們家鄉也出了反叛！你道是誰？就是苗沛霖，苗老沛。

『苗沛霖是鳳台縣的人，聽說是一個秀才，補過廩，在鄉間很有聲名，並且是一方的董事。他那左近的莊稼漢子都佩服他，苗老先生爲人正派，平常說公了事，都能給鄉下人做主，所以在鄉間是說一不二的。』

『壽州陳家是一個官宦人家，又有陳嘉太做了小欽差，壽春鎮州官和全城文武官員，遇事都要仰體他三分。苗沛霖在鄉間雖然是一個出色的人物——廩生，董事——但是在城裏的人，尤其陳府上的人看來，簡直還不及他們府上

的幾隻哈吧狗，況且他又種了陳嘉太家裏的田，分明是陳府上的佃戶了。在我們皖北，佃戶見了主人家（地主）和老鼠見貓一樣，譬如主人家生了氣或是欠了租不能一時還清，主人家只要一張名片送到衙門去，那個佃戶便就「吃不清兜着走」了：挨板子，頂枷，坐班房，花錢，賠禮，傾家蕩產，賣老婆孩子，還要還主人家的租。主人家有了紅白大典，佃戶須得早早地跑來，抹桌子，掃地，抬轎子，請客，總而言之同家裏僱的夥結一樣的做法，一文沒有，只是白白地効勞，還要口口聲聲歡歡喜喜地說：「主人家有事，我們應該來忙的！」拜年拜節，道喜恭賀，到了主人家，佃戶沒有身分上堂屋，進廳屋；去行禮時，拿主人家一個蒲墊子，在廳堂門外朝着主人家的祖宗牌子磕頭，這都是相傳下來的古禮了，有誰敢違拗呢？

『苗沛霖雖然是陳府上的佃戶，但他覺得他在鄉間也有了這樣的局勢，

而且他是朝廷家錄取的生員，就是見了四品黃堂，也要賞一點臉，若果到了主人家那裏也未必不另眼看待。因此他自然有一副趾高氣揚的神情，在他何嘗不是想：那城裏的人，陳府上的少爺們都是一天到晚吃酒壓肉，身上不過是些絲羅綢緞，小姐太太們不過是穿金戴銀，胭脂花粉，也不是天生來該享福的，我爲什麼不如他？我爲什麼要比他們低些賤些？冤家路窄，小欽差陳嘉太做生日，全城文武官員，紳士鄉宦以及四鄉八集的紳董，大來頭的都到陳府上去恭賀，一抬一抬的禮物，送到那兒去。半月前已經轟動了全城。陳府上自然是早有預備，張燈結彩，包辦酒席，叫班子，跳堂戲。到了生日那天，陳府上的人客真是出一屋，進一屋，門口轎馬和沿路上的戴頂子，穿袍套的人穿梭般都是到陳府上去拜壽的。苗老先生本是一鄉之望，他那左右隣舍都在那兒說，「這一次城裏小欽差做生日，老先生一定要走回場面，小欽差曉得老先生去

給他拜壽，他還不出城來迎接麼？」旁邊也有人冷笑：「看吧！」但是老先生自己覺得確實是有把握的。

「頭一天把他的靴、帽、袍、套，都預備得停停當當，第二天一大早叫放牛的阿大提着包袱，進了城，在熟識的朋友的店裏穿挂好了，直奔進士第而來。到了門上，大家一聲呵道：「呵！苗老先生！進去罷！」老先生把臉一紅，腳手已經有點不靈便了；東張西望，望了半天，慢慢地挨到廳屋門口。裏面掛得紅通通的幃子，樑上又是金煌煌的匾，地下全是紅氈條，紅藍頂子映着那滿屋子的燭光，一亮一亮的流星似的，老先生的眼也花了，平時的胆氣都沒有了，混身是汗，額下一顆一顆的水珠子望下掉，又不敢當着大衆抹拭，被人笑話；而且心裏志忑志忑，究竟不敢冒然闖進去，嘴裏在那兒咕唧，「好，廳屋行禮。」知客的人呵道：「你是什麼人？怎麼沒有拿帖子來？」有些管家認得他，說：「那

不是我們這兒的種地的苗老沛麼？」知客的人一齊叱道：「過去！過去！過去！要行禮，來給你一個氈條，就在門外頭磕罷！回來到門房坐着吃酒，不要望裏闖！你曉得裏邊是什麼地方？去！去！去！」

『苗老先生氣得業火直冒，登時想發作，却又極力的按住了，並且裝着很馴服的樣子，恭恭敬敬地走到門房裏去，阿大只打戰站在旁邊。這在進士第還是優待，不然的話，只有捲捲袖子去打雜！老先生這時眼光也變了，看了出進進的人都是同鬼一般的可怕可惡，同仇家一般的可殺；看見那高大的房子，陰沉沉的空氣，簡直同牢獄一樣，坐在那兒屁股好像針戳的差不多。』聲聲的喊叫，贊禮都像刀刺了他的心窩似的，他咬着牙和脣，低着頭，恐怕人家看出他的神情來，在那人山人海，沸了似的熱鬧場中，誰曉得一個屋角的黑影子裏面藏了一個殺人不眨眼，決定他們一切最後的命運的兇神！坐席，吃酒，捲

拳，散席之後，老先生叫了放牛的阿大，出了進士第，拚命的跑回家了。不知怎地沒有好久，他在鳳台縣鄉下就造起反來了。

「這時候皖北一帶都是荒年，糧食貴得要命，而州縣衙門追繳錢糧地丁的差人，如狼似虎，不斷的逼命，你要是走到路上宿飯店，吃飯，飯碗裏上面堆的是飯，下面却埋着許多豬肉。平常吃白飯的苦人，找不着肉吃；但是那時就是富貴之家天天吃肉的人，飯都是很希罕的，何況鄉下的種田漢子？大家橫也是死，豎也是死，所以苗老先生在鄉下樹起旗子，一呼百應，所有壽鳳各處的農民都起來跟着苗老先生殺到鳳台縣，殺到壽州城去了。苗老先生的兵因為都是種田戶兒，都是拾糞的，所以有人叫牠做「糞兵」。

「他到峽石山口的時候，殺得屍橫遍野，淮河的水都染成紅股股的了。壽州城圍了很久，老先生傳話進去說只要陳嘉太一人，此來是報他欺辱之仇

的。陳嘉太那時還了得，自然仍是堅持守城，但是城中糧餉不給，守兵也不夠，而且都是老弱殘疾。始而官兵把老百姓的餘糧抄去吃，百姓的餘糧吃完了，百姓不過是餓着，在家裏關着門兒哭泣，官兵却忍餓不得，不是這裏搶，就是那裏劫，後來常常聽見他們三三兩兩在那兒私自談心：

「……你媽！俺們爲什麼給他打仗，命拚掉了，鬼也不曉得！聽說苗

老先生甚是英雄豪傑，他此次來圍壽州，完全是因爲陳嘉太小欽差仗着朝廷官階，又因爲老先生是他的佃戶，欺負老先生，老先生氣不憤，才起了四鄉的莊戶殺到壽州來。他們有冤報冤，有仇報仇，我們夾在裏頭，送了命，豈不冤枉？而且我們也是種田戶，平常那個不是被主人家看得牛馬畜牲一樣？要打就打，要罵就罵，要怎樣就怎樣。我們逼得走頭無路，田不能種，家無可歸，才來吃糧當兵。自然，我們是蠢才，忍着這口鼈氣，難得有苗老先生這場殺伐，倒也替



我們種田戶兒出一出氣；我們倒反過來替他們官宦人家拿着槍刀，殘殺我自家兄弟！噯，愧死！愧死！」

「官兵的情形一天一天的不好，城內又是關門閉戶，只等待城破被殺，陳府上的男公女婦，格外恐慌，有投井死的，有服毒自盡的，也有懸樑上吊的。小欽差起初還勉強支持，後來看看景象越發可怕了，便想乘機越城逃跑。但是苗老先生把壽州城圍得水洩不通；從懷遠，鳳台，峽石山口，正陽關，一帶都是苗老先生的兵，而且壽州城本來像一個盆似的，四面高，當中凹，站在城外的四頂山上，一眼望去，城內什麼都看得清清楚楚，苗老先生的兵又日夜攻城不休，一時震城，一時放火炮，陳嘉太和城內文武官員四處去求救，救兵又不到。陳嘉太的神情漸漸不對了，但還在那兒對全城文武及各方紳董大言欺人，不是說僧王不久就率領大兵來到，就是說小紅孩陳國瑞已領大軍到了懷遠，誰相信

呢？老百姓明知道這些殺星都是他和他們陳府上，平素欺壓鄉愚，魚肉佃戶招來的報應，不過冤有頭，債有主，一人做事一人當，陳嘉太理應該挺身而出，拚了個人，救這全城無辜的百姓。當時圍城老小男女都抱着這個怨恨，但是誰敢作聲呢？然而守兵却搖搖欲動了。

「過了幾天，忽傳陳嘉太死了，據說是被人暗算的，又說是自己服毒死的，大家都以為陳嘉太既死，這天大的禍事該可以消滅了。全城文武，用箭傳書給苗營中，說是陳嘉太已死，求他退兵。苗營中那裏肯信，攻打越發厲害，並且聲言若不趕快獻出陳嘉太，破城之後，鷄犬不留。大家沒法，只得把陳嘉太的屍首高高的舉到城牆上，給苗營中的人看了，還是不行，後來苗老先生終於把城破了，殺得鬼哭神號。但是說來也很奇怪，苗營中殺的大半都是陳府上的，或是他們的至親，別的人家受害的却不多。尤其遭殃的是陳府上的婦女，尤

其是些少奶奶們，小姐們；苗營中並不殺他們，說是他們平常驕奢淫佚，一事不做，全靠着剝削種田人的血汗；擦脂抹粉，穿絲着緞，供他們一兩個官宦的快樂，太不公平了。於是把他們送到一個烏龍院裏，叫一個名叫變寶的老鴇管理他們，任人去玩耍；苗老先生對於陳嘉太刀砍斧劈，都沒人替他可惜，這些婦女何辜，實在太慘酷了。這些年輕的閨秀，大半都是金枝玉葉，那裏受過這種羞辱和苦痛；有的便自盡死了，有的便照常活着。後來這些人都報了節烈，你們不看壽州城裏許多牌坊麼？聽說他們還都載在州誌上咧！苗老先生就是這一樁事情不好，其餘的都不錯。

「第一，他帶兵極有能耐；他把鄉裏拾糞的聚集攏來，編成隊伍，並沒有時間去訓練，馬上就和官軍打仗。官軍是有訓練的，刀槍砲火又十分厲害，但是他們平常操練，不過爲的是每月兩把幾錢銀子白糧，都是有兒有女，誰願去拚

命去？所以一見了苗老先生的兵，就丟盔卸甲地跑之大吉，而苗老先生的兵却個個奮勇爭先。他手下有幾個旗主，旗主之下有團主，團主之下還有幾層大小頭目。每個旗主都有萬把人光景；每個團主都約有一兩千人。那時李老太公是我們這兒的團主。曾記得有一天苗老先生來了，街上傳鑼，說是老先生在東門城內空場子——就是現在大局子的地方！講話。全城的人都到了，結成一個大圓圈，苗老先生站在當中一個高檯上，先教大家咳嗽幾聲，然後他便開始講話；講話的時候肅靜得鴉雀無聲。他所說的無非是爲什麼起兵反抗官軍，大家怎樣聯絡一氣，反抗官軍，怎樣愛護百姓，怎樣約束兵士這一類的話。他並且說我不是老爺大人，我是和老爺大人做對的；我不是紳士爺太，我是和紳士爺太做對的。你們不要叫我老爺大人，不要叫我紳士爺太，你們就叫我老先生好了。我不曉得別的，大家百姓都是一樣的。確不錯，他真不

講一點情面。當他發命修造城池的時候，合鎮壯丁都得去挑土，搬磚，担水，和泥，你時家表爹不是担過磚頭嗎？

「第二，他最恨的是關卡。北頭的李家表爹和你大表叔不就是因此送命嗎？你大表叔剛娶親沒幾天，那天晚上父子兩個在那談心：

「我們現在怎了呢？」大表爹爹說。

「聽說不久鳳陽要設關卡了。」大表叔說。

「設關卡怎樣呢？」

「上頭因為沒有糧餉，要抽過往客商의 捐稅，故設關卡，派員按船按貨照幾成收稅，做皇上家的錢糧，好給朝廷使用。將來我們鎮上恐怕不久……那末我們也可托托人，謀一個差使當當。」

「他們那曉得大路上說話，草堆裏有人，不知怎地被老先生的探子曉得

了，第二天一大早，父子兩個都還在夢中，不知不覺，從牀上赤裸裸地綁了去砍了。苗營的人還說：「教你們去到關卡當差使去罷。」苗老先生提到關卡便氣得冒火，說是百姓的禍害魔鬼。

「第三，他惱透了鴉片煙。他出告示禁止吸鴉片煙。捉到吃煙的，他也不殺你，也不刮你，就在大堂上當着衆人用烟膏子把你灌死。姚家行的老太爺和老先生的大旗主朱萬隆是拜把子的兄弟。那一天晚上他偷偷地在後花廳的暖閣裏面過那吞雲吐霧的生活，忽然聽見外面一聲報到說是「旗主來了。」姚老太爺呼地一聲把烟燈吹滅，連忙跑了出來，接着朱老萬到了大廳。朱老萬腰間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刀，背後又跟着幾個刀手，都是凶神惡煞。姚老太爺身上連打幾個寒戰，早已魂不附體。朱老萬的兩隻眼睛露出可怕的光來，一閃一閃地向着他的混身上下直射，他身上一陣一陣的涼汗望外直冒。

但是他還極力的裝出沒事的樣子來和這個惡太歲周旋，簡直不敢直眼看他。朱老萬一把把姚老太爺的手拉着，姚老太爺心裏想道：「此番休矣。」

「五哥！走！我們弟兄出去看看去，聽說此地私下吸鴉片的還不少，甚至有些體面的紳士都還在那兒吸，這還了得。五哥，你也曉得有什麼人麼？你看——說着抽出他腰間那把快刀，——我們察出來了，就這末一下結果了他！五哥！你看好麼？」

「後來五太爺說給我們聽，還露出從前那樣驚恐的樣子來咧。」

「第四，他真不枉害百姓。不但老先生如此，他的部下也都是這樣。苗老先生後來在蒙城失敗了，消息傳到我們鎮上，朱老萬便把各方紳士一齊傳了去，說道：

「我在此好久，也沒有什麼好處，却是地方待我們不壞；現在苗老先生

的消息不好，聽說賊兵不久要來。我們跟着老先生起兵報仇，殺富濟貧，原來是爲百姓的。苗老先生死了，我們當然還是要照舊做去，完成老先生的志向；若果大事不濟，天大的禍事只有我朱萬隆一人承當，絕不教全城百姓有分毫危險，請大家放心。」一面他還是遣兵調將，準備抵禦。果然，官軍不久到了，朱萬隆便派人去和蔣道台說，蔣道台先說道：「全鎮都是匪黨，應該趕盡殺絕，像他們屠殺別的城池一樣。」朱萬隆說：「苗老沛起兵造反，朱萬隆跟他同謀，佔據了這個鎮市，老百姓看見我有兵，可以殺人，誰敢抗我？當然他們服從我。他們早已被你們這些如狼似虎的閻王不嫌鬼瘦的貪官污吏奸殺焚掠，害得民不聊生。我們雖然佔據了這個城池好久，自問沒有枉害過百姓一絲一毫；但是一點好處也沒有給百姓，百姓的痛苦，也沒有替他解除，負罪很大，慚愧萬分，已經不想再活下去了。現在苗老先生既然失敗，我若困守孤城，徒然苦了



百姓，城當然由你們拿去；有什麼罪過，都歸我朱某一入承當，碎尸萬段，都聽憑你們。但你們的長官須對天發誓，進城之後，不得枉害百姓一草一木；若其不然，我現還有三千精兵，帶出城來，和你們拚個死活。那時候你若打敗了我，自然什麼事都憑你們去幹，現在却不能。」官兵沒法，只得依了他；他於是把他

的兵解散歸田，自己單人獨馬，跑到官軍營裏，讓他們拿下，從從容容地死了！

「到了現在闔鎮上的老年人提起苗老沛和朱老萬來，沒有一個人不佩服他們的。」

